

卷一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六

長洲陳奂學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疏

頌者皆祭祀之詩作於成功之後而

其事或涉於成功之先其中有周公營雒邑所行祭祀之禮亦有在鎬京制作之禮故說有不同謂此也周大師譜詩入樂但謂之頌不繫周字後詩在魯魯有魯頌又有商頌遂加周以別之左傳吳札請觀周樂為之歌頌吳札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歌頌者美文王武王成王盛德皆同歌周頌非并魯商而歌之也杜預謂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劉炫規之是矣

清廟一章八句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疏 雒邑今作洛非釋文作雒案此祀文王於清廟之樂
歌也周公朝諸侯明堂此乃在雒邑東都畿內故箋以
鎬京見逸周書明堂篇此乃在雒邑東都畿內故箋以
成雒邑謂在居攝五年時其時周公祀文王於清廟之
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作清廟之詩書
又祀文王於路寢大廟以行特祀之禮作清廟之詩書
大傳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
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
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
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書傳與
詩序合漢人劉向王褒蔡邕高誘鄭玄皆謂清廟歌文
王不及武王無異說書雜詁篇予以桓鬯二卣日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凡郊祭稱
禋禋文武以文武合祭明堂也此祭法祖文王而宗武
王之事也又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賓殺禋
咸假王入大室裸王肅注大室清廟中央之室此合祭
文武於大廟也書大傳云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
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
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
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倂然淵其志和其

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日嗟子乎此蓋吾先君
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
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
也孔子曰吾于雒誥也見周公之德蓋周公制禮樂
祖有功而宗有德祖文宗武皆有配天之祭故於清廟
共歌清廟之詩唐人杜牧云周公居攝祀文武于清廟
作此歌文武之德是謂也文武可以合祭於明堂豈文
武不可以合祭於清廟乎然祭文武當在居攝七年之
末而祀文王歌清廟猶在前年矣逸周書作雒篇乃位
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云大
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
國南者也案此大廟即昭穆之大廟與明堂月令左右
个之大廟不同故孔以爲后稷廟祖考廟文王廟也考
廟武王廟也周公成維邑時文王尚在祖考廟宮大平告
文王故特設奠於路寢大廟爲崇也若合會於后稷大
廟是褻也故知此詩爲專祀文王而作路寢大廟即明
堂月令左右中央之大廟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爲明
堂者文王之廟通典引周禮孝經說鄭注樂記竝以文
王之廟爲明堂制者蓋本諸此也試更卽周人廟制而
詳言之禮緯稽命徵孝經緯鉤命決竝云唐虞五廟親

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是
夏以前皆五廟殷以契為大祖而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故六廟而呂覽論大篇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不數成湯此五廟之制從古昭然莊三年公羊傳魯子
日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徐彥疏云紀為附庸而得有
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是諸侯雖附庸國亦
五廟矣五廟之說實本於五服之親故喪服小記王者
禘其祖以下與始祖而五蓋廟數同於喪服以己而
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蓋廟數同於喪服以己而
推之為父祖曾高以己而推之為子孫曾玄所謂
親親也王者立四親廟猶一己而推之為父祖曾高
也四親廟而以一始祖不遷之廟統領之猶一己而
推之則為子孫曾玄也五廟義生於五服百王不改也
周制天子七廟見禮記王制曾子問禮器祭法等篇大
戴禮三本荀子禮論穀梁僖十五年傳竝同祭法言七
廟有二祧諸侯無二祧為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七此周
廟兼二祧昭穆之說也盧子幹鄭康成禮記注皆以二
祧為文王武王之祧孔疏引白虎通義周以後稷文武

特七廟何注成六年公羊傳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
始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
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
而七廟漢書韋玄成傳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
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此
為盧鄭注所本然韋班何以文武為受命不毀當在應
毀不毀之後而言不數二祧而亦未嘗以二祧為文武
廟二祧雖一見於祭法當亦為周公所定之制周禮小
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廟謂五廟祧謂二祧皆有昭穆是
周公時已有祧矣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
服藏焉若將祭事則各以其服授尸先王為廟先公為
祧王之服如尸之服故司服享先王衮冕享先公鷩冕
是祧與廟不同享也守祧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
祧則守祧黜聖之是祧與廟不同掌也隸僕掌五寢之
埽除糞灑之事五寢即五廟七廟惟祧無寢是二祧與
五廟不同地也臨海金鶚天子四廟辨云周官為周公
所作成王時大王季文王武王為四親廟諸蓋亞
圉為二祧后稷為周大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
先王必不以先公稱之引周官守祧奄八人注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賈疏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以為

在周公制禮之時已有七廟之明證成王之時文武在
四親廟中安得以為二祧文武居二祧在穆王之時
時文武為世室又在懿王孝王之時與案誠齊說最
根據后稷於周為大祖不遷此廟而非祧也先儒或以
后稷為先公之祧或以文武為先王之祧則三祧而非
二祧既與祭法二祧在五廟外者不合或以文武為二
祧而又合后稷三廟不毀又與祭法二祧不知祧亦遷
合皆誤以祧為不遷不毀之義而不知祧亦遷毀者不
昭穆毀故四親廟及二祧皆毀二祧不與於五廟之數
七廟兼二祧言者此通祧稱廟崇大之辭也周公所制
禮也文武宗亦不與於五廟之數七廟兼文武言者此
始受命王不毀之義也然文武應毀不毀猶在制禮之
後而非周公時豫設也周公時文武尚居四親廟共王
已後當遷文武居二祧懿王已後當遷而不毀以文武
為世室亦不與於五廟之數五廟在路寢之東二祧無
攷世室即大室亦即路寢之大廟大室先公之遷主藏
於大祖廟先王之遷主藏於大廟大室白虎通義所謂
主祧納之而壁是已文武為始受命王當遷而不毀故
即以大廟大室為文武之主廟文武二王實合為三代
三王之一前堂曰大廟為文王廟中央曰大室為武王

廟猶如魯以周公廟稱大廟魯公廟稱大室同在一處
魯頌所以有白牡駢剛合祭之文魯用王禮此其制也
文武廟不毀此即韋玄成所謂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不
毀之義文武親盡不更立廟此即韋玄成所謂始受命
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之義事雖行於周公
之後然必本湯為受命而王不毀亦因殷而制禮且與
周公明堂清廟皆有合祭文武之禮蓋實有先行之者
矣天子吉禘在路寢明堂左傳云天子有事于文武惠
王喪終之吉禘也路寢大廟為文武廟明堂其南堂也
此亦周人中葉文武同廟之一證下士祖禴共廟其廟
則必合祭在禮下不嫌與上同也或謂曾子問廟有二
主孔子舉齊桓作偽主藏祖廟為二主非禮是偽主與
廟主為二主非一廟二主合祭也不得
援引以為說廟制又互見魯頌商頌

於穆清廟傳於歎辭也穆美也肅雝顯相傳肅敬雝和
相助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對越在
天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顯

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疏於歎辭文王同
 補也字呂覽至忠篇可謂穆行矣淮南子原道篇物穆
 無窮高注竝云穆美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
 之宮也漢書韋玄成傳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
 靜穎子容春秋釋例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敘昭
 穆謂之大廟蔡邕明堂月令論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
 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引左傳內部大鼎于大廟
 下言清廟茅屋明堂位禘祀周公于大廟下言升歌清
 廟以爲清廟即大廟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大廟即明
 堂亦曰大寢月令於東曰青陽大廟於南曰明堂大廟
 於中曰大寢東於西曰總章大廟於北曰玄堂大廟
 廟鄭注以天子之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
 之此即天子之寢路寢也路寢方三百步路亦大也凡大
 祭祀行諸大寢故又謂之大廟在路門之內王宮之中
 央呂覽慎勢篇古之王者擇天而下濟濟多威儀也秉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謂矣○肅敬離和何
 彼禮矣同相助生民雖同文王傳云濟濟多威儀也秉
 操也把也秉訓執義相近也傳以文德爲助祭之士有
 文德者昭三十二年左傳晉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

東都崇文德焉劉炫以爲崇文德之教義與傳同對越
 猶對揚對越在天與對揚王休同意江漢傳云對遂也
 爾雅云越揚也在天言文王在上也駿長雨無正同長
 讀平聲○傳云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則以不爲發聲
 不顯顯也○承承也承承也承承也承承也承承也承承也
 不顯顯也○承承也承承也承承也承承也承承也承承也
 之詞不發聲是也無射於人斯於當不作于凡詩用字之
 例經作于不作於作無不作母作維不作唯維唯無母
 于於偶爾閒出或相傳古本字不畫一抑轉寫錯誤不
 能於定也傳以不厭釋無射無與不同義也大雅序云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世修德莫若文王
 所謂顯於天也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
 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
 之聲卒其伐人也兩繼字即此詩承字權輿傳承繼也
 所謂見承於人也鳥獸昆蟲焉所附也文王受命而民
 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所附也文王受命而民
 是頌文王之詞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疏

政六年制禮作樂也烈文致政也三詩類

政維天之命制禮也維清作樂也烈文致政也三詩類
列正與大傳節次合然則維天之命當作於六年之末
矣維詰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鄭注
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
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
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謂周禮行於七年致政
之後是也箋以告大平為禮未成時在居攝五年之末
未是詩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孫篤之自在制禮後語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純大也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傳假嘉溢慎收聚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

疏

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文選

句云惟念也惟與維通詩譜載孟仲子語以總釋經義云天命
與已通大哉二句傳引孟仲子語以總釋經義云天命

之無極釋天之命不已云美周之禮釋文王之德大者
即純字之義美者即穆字之義於天命言大於周禮言
美皆互詞也言文王有光顯之德崇效乎天其所行周
禮亦如天命之運行不已文王之德大一如天之所為
記中庸篇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
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純亦不已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
止行而不已純亦不已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
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案鄭意本中庸以申明
傳義純大下也字今補純大爾雅釋詁文說文奄大也
純與奄同經言德傳言禮昭二年左傳韓宣子觀書於
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杜注云易象春秋文王周
公之制是德即禮也左傳易象春秋為周禮鄭箋六官
之職為周禮其義一也正義引趙注孟子云孟仲子孟
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又引鄭詩譜云孟仲子者子
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也又引鄭詩譜云孟仲子者子
子夏傳曾申孟軻共事也又引鄭詩譜云孟仲子者子
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
公然則孟仲子亦學於詩者也故此及闕宮傳兩引其

說○傳訓假為嘉與假樂雖同溢慎釋詰文舍人注云
溢行之慎也假以溢我言以嘉美之道戒慎於我也襄
二與嘉聲通議者本字假何皆同聲假韻作謚者本字
議與嘉聲通議者本字假何皆同聲假韻作謚者本字
以嘉美之道聲假與字收聚釋詰文箋云溢盈溢之言也
乃單文祖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荆
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為用其
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引雜
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大戴
禮盛德篇云明堂之官以成道司寇之官以成德宗伯之
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
官以成禮此以六官六政為明堂大法鄭說所本也鄭
箋詩溢為盈溢饒衍與傳義異其言聚斂制度正足以
發明傳義周語晉隨武子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
秩以為晉法講聚左傳作講求汪遠孫云求者迷之假
俗說文述斂聚也案收述聲本相近講聚收聚義正相
同箋釋駿惠為大順傳義亦當然也○序云大平告文

王也成王雖是文王之孫告文王所以告先王故不妨
王也成王雖是文王之孫告文王所以告先王故不妨
猶稱曾孫也云成王之典厚行之也者釋文大本無行字厚
皆云篤厚也楚辭天問帝何竺之篤與竺通箋云曾孫猶
重也自孫之子而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
後王皆後行之非維今也鄭意亦以推廣之
為成王兼指後王說乃申傳義而推廣之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奏象舞也疏象文王樂象文王之武功曰象象武
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胡承珙後箋云
鄭謂武王所制者武王之象舞其時似但有舞耳考
古人制樂聲容固宜兼備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
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則武王制象舞時始未必有詩成
王周公乃作維清以為象舞之節歌以奏之案胡說詩
周公作是矣襄二十九年象舞之節歌以奏之案胡說詩
象箭南籥者賈服杜注竝以象為文王之樂此象謂舞
不謂詩也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

詩二十一
七

下管象猶之下管新宮耳此象謂詩不謂舞也制象舞
在武王時周公乃作維清以節下管之樂故維清亦名
象周頌首三篇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皆文王之詩如周
四牡皇皇者華大雅之文王大明縣亦皆文王詩周公
王之詩為後世法是其義也清廟為升歌之樂章維清
為下管之樂章唯周頌之不用維天之命猶召南之不
用草蟲耳論詩編樂自有制度則知維清即象象為文
王樂維清為文王詩昭然不疑矣後箋云鄭注禮記概
以象為周頌之武然記文管象之詩當即此云舞大武
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當即此云舞大武
若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亦當以象為文王
之樂與上升堂歌清廟對曰武曰夏即所謂朱干玉戚
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
鄭注亦以象為大武非是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傳典法也肇禋傳肇始禋祀也迄
用有成維周之禎傳迄至禎祥也疏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傳云緝熙光明也清靜光明是謂文王之德也爾
雅典經也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
莊都說典大冊也其引申之義書可為法故典謂之法
法必有常故我將傳典又謂之常箋云文王有征伐之
法受命七年五伐也此鄭用書大傳之文以申明禮法
字之訓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正義引中候我應枝伐弱勢鄭注云
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孔申明鄭說
枝伐即指伐崇案文王伐崇在受命六年七年而崩繁
露四祭篇文王受命則郊崇乃伐崇又郊祀篇文王受
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兩引械樸
之詩此是三家詩義然無是類是禡祭天伐崇之見於
皇矣篇三家詩說未為無據肇訓始生民以歸肇祀此
亦云肇始也始歸郊祀也彼篇訓始言祀故傳云郊祀
篇經言禋禮始也始歸郊祀也彼篇訓始言祀故傳云郊
郊祀無庸著矣后稷為堯之上公得始行郊祀文王之
紂之上公亦得始行郊祀兩者事相同此篇象文王之
武功是以鄭本三家詩郊祀兩者事相同此篇象文王之
亦然也○迄至生民同肇始迄至成功也釋文禎作禎徐
行禋祀至武王伐紂用能有此成功也釋文禎作禎徐

邈云本又作禎與崔本同正義云定本集注禎字作禎則正義亦作禎矣正義引某氏詩作維周之祺後箋云考爾雅某氏注引詩天立厥妃俾爾宜厚民之攸啣之類皆與毛異字蓋多出於三家此詩亦或三家作禎毛詩自作禎耳案說文禎祥也正用毛訓杜牧上周公書云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七年五伐畱戰陳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此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引詩作禎此唐人以此為武墨子三辨繁露質文白虎通義禮樂等篇皆有此說而其引詩作禎蓋用毛義也箋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鄭以乃字代維字義見文王傳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疏

此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文武之樂歌也周公攝

政七年致政成王七年者成王在位之七年周公致政成王即政矣雜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案改元雖非而京

善說而用二特牛祭文武與詩義正合文王廟即清廟合祭文武亦歌清廟之詩成王初即政與諸侯共享大平於其來助祭也以申敕之令無忘文武之德又歌烈文之詩事非兩時而義各有當此詩乃專謂諸侯助祭而作耳故詩譜正義引服虔注左傳云烈文成王初即禘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其義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惠我無疆子

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傳封大也靡累也

崇立也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傳戎大皇美也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傳競疆也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疏

烈光爾雅釋詁文辟公庶諸侯也錫讀陳

錫哉周之錫文王造周故傳云文王錫之也御覽禮儀部三引傳有也字今奪白虎通義瑞贄篇云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三家詩謂頌美武王義異而以辟公為諸侯則

意同也襄二十一年左傳祁奚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
保之書曰聖有蕃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此引詩以惠訓釋惠不倦釋
無疆社稷之固釋子孫保經意蓋言諸侯皆能訓順我
周故長保其子孫世世獲福也封與豐聲同故傳訓大
殷武同云靡累者累當作累靡為封與豐聲同故傳訓大
之累故胥靡為罪人也白虎通義誅伐篇詩云母封靡
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
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案三家詩以封靡為大罪與毛
訓同維猶乃也王謂文王也崇訓立謂更立之以繼世
也承上文錫茲祉福而言無以有大罪之故乃亦為之
建立邦國此舉文王錫福之尤著者而特揭之也文王
時諸侯有大罪者莫如崇侯虎皇矣云是致是耐是絕
是忽絕忽罪施於崇虎致耐德及其先世即其事也○
戎訓大功與公子同故詰訓功公皆為事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也閔予小子傳云序緒也繼緒言武王繼文王伐
崇之緒也皇美釋詰文執競同案念茲茲戎功繼序其皇
之二句上承文王下起武王作轉戾之詞清廟維天之
命維清三詩篇中皆專頌文王之詩篇中則兼美武王
是周公歸政之後合祭文武之事繼序與末句不忘文

意相應與閔予小子繼序不忘連文同辭武云嗣武受
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賚云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
維求定皆武王繼文王之緒文義相同正義依王肅以
王為武王不得不以繼序指諸侯大違經傳之旨矣傳
云競疆無發聲人謂賢人也論語左傳竝云武王有亂
十人訓道烝民同抑傳訓為教者各隨文釋也不顯顯
也刑法也禮記中庸篇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引詩謂武
王戢干戈橐弓矢矣鄭注以為諸侯法文王之德非毛
詩義也於乎大學引詩作於戲不忘謂沒世不忘也正
義云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疏此時享廟祀之樂歌也周禮守

為廟先公為祀其在成王時后稷為大祖廟最尊大王
文王為二昭王季武王為二穆最親此五廟皆先王廟
也諸蓋即祖紺為一昭亞圍為一穆此二祀為先公廟
也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祀先公而別立二祧不與於五廟數中故禮記喪服小記及周禮隸僕但言四廟五寢而王制祭法等篇所云七廟實兼二祧此周公時七廟之說也國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時享為二祧漢書韋玄成傳劉歆釋國語亦云二祧則時享是時享有先公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

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

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子孫保之疏作生采薇同荒大

天生萬物於高山者以釋天作高山句高山生萬物是即天之所作也云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者以釋大王荒之句大作安字之誤箋云能尊大之正義云長大此天所生箋疏不誤今據以訂正晉語叔詹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此毛傳所據之本箋云高山謂岐山也作與上作字同義

康安也彼作矣文王康之言天所生之萬物而文王又能以安之也荀子王制篇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此引詩康訓安樂言安樂覆載之萬物與國語釋詩同毛多用荀說意當然也○徂往也言民所歸不以夷訓易說苑君道篇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夷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韓詩外傳云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亦引此詩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疏引詩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李賢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難案朱輔引詩彼徂矣作彼徂者矣者通用無關經義唯毛傳最略得此數說可以發明夷易之詰矣箋云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用親則久有功用則可大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德鄭正用韓詩義但韓詩專指

文王不兼指大王蓋大王雖是遷岐之君而治岐之道無如文王篇末不應兼及大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冬至園丘夏至方丘祀

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鄭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鄭
注云此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禮
記禮器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注云冬至祭天
於園丘之上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又因天事天因地
事地注云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澤之下因下者以事也鄭
亦本大司樂而言之矣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
云昊天上帝冬至於園丘所祀天皇帝在北極者也祭法
周人禘嚳而郊稷注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園丘也祭
帝於南郊曰郊韋注魯語同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
在郊上帝故禘為最大之祭禘嚳非配稷也園丘非南郊
也昊天上帝非上帝也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服
大裘而冕園丘之祀以冬日至時服大裘則所祀者昊

天上帝也大司樂不言禘而以爲禘祭法不言園丘而
以爲園丘鄭說固融貫極矣大司樂注以園丘祀天方
丘祀地二者皆爲禘而祭法之禘注但在言園丘而方
之爲禘亦當該在其國中園丘之禘注皆在郊故祭法謂之
禘經傳皆謂之郊國語又以禘郊連言之周語禘郊之
盛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奉禘郊之
盛與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合此禘郊爲
祭天矣楚語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合此禘郊爲
合此禘郊爲祭天矣楚語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言昊天上帝所謂昊天上帝也鄭注謂之禘而此序言祀天
丘祀地即所謂昊天上帝也鄭注謂之禘而此序言祀天
地謂之郊南郊之祀郊也而小記文則別散文則通禘
之郊蓋禘郊祖宗皆祭天之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禘
郊通稱亦猶祖宗通稱焉耳周人於孟春南郊之祀以
后稷配思文之詩是也於冬至園丘之禘以帝嚳配此
昊天有成命之詩是也於冬至園丘之禘以帝嚳配此
無廟但有石室藏於大廟大室於兩日至以配天親
疏遠近之義也禘本兼天地故詩言天而序兼言地則
園丘方丘皆歌此詩可知園丘以嚳配則方丘亦以嚳

詩二十六

生

配又可知曲禮下天子祭天地孔疏云孝經緯后稷為
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周人以饗配
園丘亦當配方澤是矣孔仲達泥此序之為郊而不為
禘遂以為南郊北郊不為園丘方丘則周人於南北郊
既大禘思文又歌昊天有成命而於冬至至園丘夏至方
兩大禘無詩后稷配天有詩帝饗配天無詩遂使周公
制禮一天此典義證也詩中但述文武之功德不及帝饗
稱昊天一代其義證也詩中但述文武之功德不及帝饗
與離篇追述文武而不及后稷同意且帝饗之祖其神
甚遠止歌詩以配天不必援詩不涉饗一語以為疑也
金鶚云始封之祖固是后稷而世系之遠祖則帝饗也
響又有聖德故園丘以之配天冬至為陽生之始故祭
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夏正孟春為一歲之始故祭天
而以肇封之始祖配子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祭天
配祭各有所當鄭氏以禘為園丘方丘之祭卓識自超
千古而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以爲天皇大帝注大司樂
以爲天神主北辰注月令皇帝以爲北辰耀魄寶本於
春秋緯文耀鉤元命苞崑崙之說本於地統書括地象
亦是緯書此
鄭氏之失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傳二后文武也成王不敢康夙
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基始命信宥
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疏昊天昊天上

衡傳管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
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
祐焉匡學齊詩亦二后為文武也受之受天命也○噫
嘻篇噫嘻成王傳云成王成是王事也與此成王同鄭
箋韋注賈逵唐固說皆同康安不敢康不敢安也夙夜
早夜也基始爾雅釋詁文禮記孔子問居引詩作其鄭
注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此三家義命信同在
真臻部以疊韻為訓始信者檀弓所謂未始信於民而
民信之也宥寬義同淇奧傳云寬能容眾密新書作謚
同爾雅密寧靜也郭注云見詩傳孔子問居注密靜也
是三家詩有訓密為靜也密寧靜三字同義爾雅翌明
也說文作昱緝昱古同聲故緝亦訓為明說文配廣頤
也配熙同傳釋緝為明釋熙為廣廣與充通爾雅緝熙
充文王傳緝熙光明其義一也單厚國語作亶古亶單

通爾雅肆故也後箋云故當讀如孟子天下之言性則
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本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毛傳
假固為故竝非堅固之謂胡說是也書般庚自作不靖
多方自作不和是靖與和同義也○周語叔向謂單子
曰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
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厥心
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能明文昭能定武烈
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肆固也靖和也
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厚也肆固也靖和也
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
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
於固和故曰成王受天命以下五句皆言成王紹承王
首二句言文武之受天命以下五句皆言成王紹承王
業之事與我將篇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係之末三
句就主祀之人說文義正同然則美周成王誦者乃自
引詩者口中語與詩中成王不敢康句本無干涉也新
書禮容篇云宥謐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
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有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大
王之子女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

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
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儀
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
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謐謠文武
之烈也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
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
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致惰懈以
安天下以敬民人賈釋詩雖訓詁不悉依國語而與國
語文義無不合蓋周頌一篇其閒有營雜致政先後不
同如思文郊祀后稷我將宗祀文王皆在周公攝政五
年治維邑時后稷謂祖文王遂以周與殷皆出自帝嚳周用
作禮樂七年致政於成王遂以周與殷皆出自帝嚳周用
王謂祖武王謂宗明堂配又周與殷皆出自帝嚳周用
殷禘嚳之禮於圜丘配此在致政之後之禮故昊天有
成命說者或謂成王祭祀之詩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疏

此宗祀文王配天之樂歌也
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管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經與詩序正合思文后
稷配天我將文王配天皆是周公攝政五年治雒中事
逸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明堂居其一孔晁注云明堂
在國南者也此正言周公治雒所謂嚴父配天也宗文
宗武王故詩但歌文王也孝經所謂嚴父配天也宗文
猶行武王之事若宗武竟行成王之事宗文辟成王也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此武王之祀
非行宗祀之禮故鄭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則不以
為孝經詩序為一祀矣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云
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文王以爲證韋昭魯語注云此與孝
王注又引孝經宗文王以爲證韋昭魯語注云此與孝
經異也周公初宗文王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說是
矣周人以文武爲祖宗宗廟之禘禘於清廟祖宗之禘
禘於明堂是其制也明堂之說金榜禮箋最爲明晰其
言云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由未辨於其地以王
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溷而一之也所謂王
居聽政之明堂即路寢路寢大寢也引月令考工記大
戴禮記盛德等篇路寢五室之制夏后殷周一也夏曰
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

經司儀及觀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
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
壇三成宮旁一門觀禮曰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
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盛德篇曰明堂者所
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郊明堂位曰魯者
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
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
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東門之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西面東上諸子之國東門之東北面東上
上八蠻之國南門之東北面東上諸子之國東門之東北面東上
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
也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
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觀禮於祀
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可知方明之祀配以
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
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
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沿之
可稽者若此書禋于六宗說者釋為上下四方之宗後
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
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
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以五室之明堂在
處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為大寢又以五室之神祇皆祀小宗
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室之堂兆祀五帝配以
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文王魯儒所以致誤者月
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即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
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為宮
為壇之明堂其名轉不可考於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
王朝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案
金說是也明堂有二解故凡經典中必連類以記之明
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七年致政於成王下文
乃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觀禮天子設斧
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下文乃言諸
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周禮司儀職言將合
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下
文乃言王燕則諸侯毛及廟中將幣之禮大戴禮盛德

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記月令之明
堂也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離列南蠻
東夷北狄西戎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
記明堂位之明堂也故經中兩言明堂者以別之又云
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
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
蒿茂大以為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
居其室此亦記月令之明堂也又朝事義篇云天子率
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
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
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
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
就其位此謂明堂位云及其將幣也公于上等侯伯于
中等子男于下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于
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
祖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臣職也明臣職也肉
此謂廟又云率而祀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
德不忘本也此謂宗祀明堂云率而享祀于大廟所以
教孝也此謂祀大廟然則經典中或明堂大廟並設或
壇廟並舉以古者路寢宮壇同制故也天子大朝諸侯

必於郊故其壇謂之明堂路寢大廟之南堂觀諸侯故亦謂之明堂巡狩方岳之下會同諸侯故又謂之明堂易曰聖人南面而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祀天必在郊故配天之祭在明堂專祖之祭在大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傳將大享獻也儀式

荆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荆

法典常靖謀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係之疏周公

祀文王時也下我為助詞烈祖以假以享傳假大也箋享獻也文義與此同維羊維牛與自羊徂牛句義正相

同此即絲衣傳先小後大之謂也周禮羊人賈疏云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惟牛惟羊惟

天其祐之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會者也案賈說是矣唯所引與今本不同或係轉寫誤倒恐不足依據祐與

右同爾雅尚右也則右亦尚也右饗猶云尚饗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一也祭法祖宗鄭注以為明堂配天之

祭其識卓矣又本孝經緯文王為五帝之宗遂謂文王配五帝并謂武王配五神不知月令五帝五神兼主祭

地神祇非所謂配天也金鶚辨之甚晰○儀與義通文王傳義善也荆訓法典常釋詰文維清傳典法也典謂之常又謂之法猶爾雅則謂之常又謂之法荆謂之常又謂之法範謂之法常又謂之法散文常法通訓也此篇荆為法乃典謂之常矣昭六年左傳引詩曰儀式荆文王之德日靖四方為常矣昭六年左傳引詩曰儀式荆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方服注云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靖安四方此注與文王篇儀荆文王句同杜預王肅皆從服說靖謀小義相近伊發語詞嘏與假同嘏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歌響之案王說是也上二句文王之克配乎上帝也○夙早在響文王之德皆以言文王之克配乎上帝也○夙早在早夜去明尚早所謂逮闇而祭也采蘇篇亦以夙夜在公為不失職雜誥云予小子夙夜必祀皆其義時是也係讀天係定爾之係係安也案此言天常眷右我周能係安天命之意文十五年左傳引詩而釋之云不畏天者係其國亦引此詩蓋周公治維祀文王其制禮後兼祀武王皆歌此詩故趙岐孟子注云言成王尚畏天之

威故能安其大平之道此或本三家義合祭文武於周公致政之年而言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疏

此武王巡守告祭天之樂歌也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

獸識其政事案獸與狩古字通用獸識其政事史記周本紀作行狩記政事事雖行於武王而詩自作於成王耳白虎通義巡守篇云何以知大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也三家詩說如此正義以為其言違是矣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傳邁行震動疊懼懷

來柔安喬高高也高嶽岱宗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傳明

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傳戢聚橐韜也夏大也疏

邁訓

邦巡行邦國也天子適四方有燔柴祭天之禮故詩稱昊天其子之也右助也序讀禹貢即敘之敘薄言皆語詞震訓動爾雅云動作也疊者摺之假借字爾雅懼懼也說文摺懼也讀若疊摺聲同故摺謂之懼疊亦謂之懼矣後漢書李固傳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案振與震同動內釋薄言震之句應外釋莫不震疊句韓詩外傳云孔子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亦謂動也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云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韓詩以奮舒釋上句動應釋下句亦與毛詩合言此詩為美成王則三家襍說也○懷來釋言文柔安民勞同釋文柔本亦作濡俱訓安比堂書鈔禮儀九引毛詩作懷濡百神是所據亦作本也百神羣神也堯典云徧于羣神河為大川堯典云望秩于山川喬高伐木同傳既釋喬為高更申之云高嶽岱宗也者蓋舉東嶽以該南西北三嶽也般傳高山為四嶽矣

堯典云東巡守至于岱宗鄭注王制云岱宗東嶽也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淮南子泰族篇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其下皆引此詩竝足以明毛傳來安之義也王武王也文王有聲傳后君也○傳云明矣知未然也者釋經明字云昭然不疑也者釋經昭字言此者武王伐紂遲久之義也韓詩外傳云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外傳又云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又云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其下亦引此詩與荀子王制篇同其釋明昭之義與毛詩未嘗不合箋云以其有俊父用次第處位解式序在位句用韓詩義箋又云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解實右序有周句亦本韓詩義傳意或然也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

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鄭注云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此所謂式序在位也○戢聚桑扈同橐鞬彤弓同樂記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與詩載橐同懿美也昊天有成命傳肆固也此肆字亦當訓為固時是于時于是也夏大權輿皇矣同宣十二年左傳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釋之云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又云暴而不戢安能保大周語引周文公之頌而釋之云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案戢兵修文以解載戢橐二句係即允王保之大即肆于時夏故傳訓夏為大正本內外傳說又鹽鐵論菑篇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其下亦引此詩陽與揚通久長亦即係世滋大之意也此皆西京舊說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武王也

疏

周禮鍾師注呂叔玉云肆夏繫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繫遏執競也

渠思文也案儼與競同此或出三家詩時邁肆于時夏
思文陳常于時夏兩詩皆言夏而中間廁執競一篇故
遂以三詩配國語三夏鄭注云九夏皆詩篇名樂崩而
亾頌不能具則不以呂說為然而箋詩兩言夏仍作九
夏解非毛
詩義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無競競也
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自
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
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鐘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穰
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傳嗶嗶和
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疏
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烈文傳競彊也無競競也抑同
烈業釋詁文武同傳文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之

上當有複句經文不顯成康四字爾雅康安也成大功
而安之以釋經成康二字此即武篇云勝殷遏劉耆定
爾功也安與定義相近不顯之不與無競之無皆語詞
發聲反言之曰不顯傳順經言之云不顯乎正言之則
曰顯傳又申之云顯光也文王傳不顯顯也顯光也則
不為語詞矣皇美烈文同傳云用彼成安之道用釋自
字唐羔裘縣傳皆云自用也用猶施也成安之道謂成
大功而安之之道也爾雅弁同也奄與弁通皇矣奄有
四方傳奄大也同大隨文立訓又義互相足也同有四
方者猶云四方攸同耳爾雅斤斤察也傳益其辭則曰
明察斤斤與昕聲義相近故漢書律曆志云斤者明也○
爾雅錚錚樂也漢書禮樂志說文引詩作錚錚與爾雅
同今詩作嗶嗶者假借字有瞽篇亦作嗶嗶與爾雅
鐘與鼓聲相應和荀子富國篇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
鼓嗶嗶釋文筦亦作管說文蹇行兒引詩曰管磬蹇蹇
荀子作管磬瑒瑒竝字異而義同先管後磬與今本毛
詩異也毛詩將將當即蹇蹇之古文假借傳云集者謂
諸工會集也爾雅穰穰福也墨子非樂上篇飲食將將亦
會集之意爾雅穰穰福也傳云眾者亦謂降福之眾多
也簡兮傳簡大也重言之則曰簡簡爾雅簡簡大也鹽

鐵論論蓄篇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
 祇相况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案詩專頌武王而此
 兼及文王者三家詩連稱之非合祭文武也穰與穰同
 兼傳釋反反為難者難古難字竹竿傳儼行有節度也
 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謂
 之有威儀此即難之義也賓之初筵威儀反反傳言重
 慎也箋云順習之兒重慎順習並與儼義相近潛夫論
 引此詩作板板既醉既飽所謂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
 我行其野傳復反也反復互相訓此云復者復與復通
 福祿來反與福祿來崇句同鼻驚傳崇重也箋云君臣
 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箋以重字釋反字淡得
 毛意潛夫論巫列篇引詩釋之云此言人德義美茂神
 歌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王仲任讀反與返同又以
 醉飽屬神歌享言恐非毛指韓詩外傳云明君修禮以
 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乎朝法則
 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
 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社歸乎王公又云
 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
 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
 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竝引此詩毛意或然也

思文一章八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疏 此南郊祀天之樂歌也后稷為周

於南郊之祀配天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
 以配天是也孝經管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周
 人郊稷韋注與鄭同書召誥篇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郊稷用牲于郊牛二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逸周書作
 雜篇周公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正謂
 周公在雜祀天始行后稷配天之事與孝經合其後遂
 以南郊配稷為定禮又與祭法魯語合也禮記喪服小
 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
 禮不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
 及其大祖又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案天子之始祖即諸侯之大祖諸侯無配
 天之祭故及大祖而止天子大祖廟共四親廟為五廟
 而更得配享於郊故孝經左傳禮記郊特牲皆言郊而
 小記大傳則謂之禘禘為冬至園丘之祭郊為夏正
 大祭鄭康成以祭法之禘為冬至園丘之祭郊為夏正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
極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杜
預韋昭注竝謂后稷能有立民之道無不得其中正與
傳訓同書皋陶謨烝民乃粒粒者立之假借字故史記
夏本紀作眾民乃定也○傳釋牟為麥則經中來字為
語詞谷風伊余來墜墜息也四牡將母來諗諗也車
牽德音來括括會也桑柔反予來赫赫也江漢淮夷
來鋪鋪病也傳皆以桑柔反予來赫赫也來牟不連讀
矣貽我來牟貽說文作貽不誤貽遺也我我烝民也后
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言麥者五穀之一也麥曰牟壘
言之日牟麥孟子告子篇云麥者五穀之說文及趙岐注
引詩皆作麥毛詩作牟牟為麥是也說文及趙岐注
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鳥
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臣工箋云於美乎赤鳥
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不及武
休慶也鄭以詩之牟即書之穀但此詩頌后稷不及來
王箋不若傳義為長鄭以來為行來之麥然亦不以來
為麥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麥一麥二鏟象芒刺
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麩麩來麩
麥也秣齊謂麥秣也案秣即來許作詒文始以來麩為

麥名來麩漢書楚元王傳引詩作釐麩劉向說釐麩麥
也始自天降來麩釐麩二字成義許劉相同許治毛而
不廢三家也毛不言瑞麥與三家詩異李善注典引
薛君章句云麥大麥也麥與麩同趙岐注孟子云麩麥
大麥麩為大則來為小廣雅釋草大麥麩小麥麩其說
不古正義云釋詁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為用故率為用
也案君子陽陽傳由用也唐羔裘緜傳自用也是率由
自三字訓同帝命率育讀如五穀孰而民人育育養
也言天命用此牟以養民人也○界釋文作介訓大非
也介古界字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云介界也爾
雅疆界無有此爾也常典也于時是也夏大也陳常
于時夏言周家陳典
大法肇始后稷也

卷二十六終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七

長洲陳奐學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毛詩周頌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疏廟大祖廟也大祖廟后稷之廟天子藉田在祈穀後

郊而後耕也外諸侯來朝者適遇其時亦必與其事故九推之諸侯即助祭之諸侯於其歸也遂歌詠其事以遣之於廟其戒敕臣工保介者即所以戒敕諸侯故詩次於思文噫嘻閒易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傳嗟嗟敕之也工官也公君也嗟嗟係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

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傳田二

歲日新三歲日畬康樂也命我眾人痔乃錢鎛奄觀銓

艾傳痔具錢鈔鎛銓穫也疏傳以嗟嗟為戒敕之聲

周語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

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

民先時五日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案天

子為藉千畝諸侯為藉百畝天子藉田先期咸戒則諸

侯藉田亦當先期咸戒矣傳云敕之者正言其事說文

敕誠也書皋陶謨篇俊父在官百寮師師百工惟時傳

同又酒誥篇越獻臣百宗工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皆

以臣工連言臣工諸侯之臣有職司於王室者諸侯之

命卿也公君爾雅釋詁文敕臣工敬君事也釐子咨謀

茹度也言王子爾諸侯共成大平爾臣工亦於是而謀

度之來猶是也來咨來茹猶云是究是度也楚茨時萬

時億猶是萬是億也桑扈之屏之翰猶是屏是翰也來

時之同聲故三字竝與是字同義○係介無傳呂覽孟

春紀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

子親載耒耜耜之參于係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係介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

推高誘注云耜置也係介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

耒耜之具於藉田致于係介之間施用之也又云禮以

三為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

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也三公三發卿九發大夫

二十七發也案高注以係介為副當是相傳古訓副天

詩二十七

詩二十七

詩二十七

詩二十七

歲也畝田三歲也詩正義引鄭易注同禮記坊記注田
 一歲曰蓄二歲曰畝三歲曰新田案易注是而禮注非
 也說文畝三歲治田也易釋文引說文畝二歲亦非孫
 炎云蓄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畝和也田
 舒緩也郭璞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蓄說文蓄不
 耕田也不耕為蓄猶休不耕者為萊蓄與萊聲相近也
 鄭箋讀倣載為熾蓄初耕未能柔孰必以利耜發田與
 田一歲蓄合新謂耕二歲者畝謂耕三歲者易董遇注
 悉耨曰畝蓋至三歲悉可耕耨矣此詩新畝就耕田說
 若采芑新蓄就休耕之田說故有可采之芑立文自有
 不同皇美牟麥也春夏皆有祈穀之文夏祈麥實故言
 牟且牟者后稷之所詒為周家王業實基乎此也受
 福於上帝也康樂悉蟀同孟子梁惠王篇云樂歲終身飽
 也迄至也康樂悉蟀同孟子梁惠王篇云樂歲終身飽
 也說文錢鎛下引詩作侍考工記注引作侍爾雅時具
 也侍與侍時同說文云錢鎛也古田器此本傳訓說文
 又云鎛一曰田器良耜其鎛斯趙箋云以田器刺地傳
 訓鎛者亦田器也耨耨之或字今通作耨管子禁藏篇
 推引鎛耨以當劔戟輕重己篇鎛耨當劔戟輕重乙篇
 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鎛一鎌一耨一椎一銓然後成

為農莊子外物篇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耨於是乎始
 脩案錢鎛銚耨古今田器異名故傳以銚耨銚耨也
 傳註銚為穫者艾亦穫也大東傳獲艾也艾之為穫見
 於大東此可不傳矣良耜傳控控獲聲也銚者控之假
 俗禹貢二百里納銚傳銚刈謂禾穗銚亦控也呂覽上
 農篇因胥歲不舉銚艾數奪民時言不耨穫則奪民時
 矣與詩銚艾同周語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
 于農耨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
 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案詩於
 章末言命眾人以耨穫者與國語徧戒百姓紀農協功
 同詩敕臣工係介以及眾人猶國語王使司徒
 咸戒公卿百吏下至庶民也文義皆無不合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疏噫嘻春夏祈穀之樂歌也
 禮記月令孟春天子乃以

元日祈穀于上帝此春祈穀也月令但言祈穀與孝經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不同周人於南郊祀天以後
 稷配是主報而不主祈祈穀亦郊祭然祈禱之禮輕不
 以後稷配又主祈而不主報魯為侯國損於天子故春

秋之郊皆為祈穀以後稷配天故亦謂之郊桓五年左
傳凡祀啓蟄而郊又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祀后稷謂配天
也祈農事謂祈穀也合報祈為一祭魯禮非周禮也左
疏引何休膏肓據孝經后稷配天非即祈穀上帝分為
兩祭而此詩正義引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
必配天之義本不為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遂據
月令左傳獻子語是郊天與祈穀為一祭案何說是也
祭法禘郊祖宗四大祭皆不見於月令祭法郊稷郊之
正祭也祈穀非郊之正祭可知故詩思文既為配天樂
歌此詩又為祈穀樂歌明是兩祭斯亦祈穀非配天之
確證矣月令仲夏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實此夏祈穀也鄭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
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
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案鄭說是也鄭據桓五年左傳以
四月為雩月之正至五月以後為因旱而祈雨故此詩
箋亦引左傳龍見而雩以為即夏祈穀蓋雩者本旱求
之名四月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故以此月之雩為先
祈正祭月令大雩著於五月者此亦猶穀梁傳言郊自

正月至于三月皆可郊者為盡時說耳是五月大雩為
早求之祭然亦祈穀實之事故云以祈穀實也雩正祭
大雩旱祭雩用樂大雩用盛樂春秋經常雩不書秋三
月書大雩者凡二十皆是因旱而急求非雩月之正也
說文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雩或作翬雩舞羽
也許亦據四月之雩不用盛樂言也鄭注云天子雩上
帝諸侯以下雩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
神人有應上公也月令雩帝此周雩上帝也春因郊
請焉此魯雩上公也月令雩帝此周雩上帝也春因郊
而祈穀夏則雩為祈穀皆當在孟月祭天其祭地在仲
月義著
載芟篇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傳噫歎也嘻敕也成王成是王事

也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

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疏釋文噫
作意又

作噫正義噫救也釋文作噫和也和是救之誤噫慨歎
之詞噫戒救之詞噫噫疊韻連絲字哀十四年公羊傳
顏淵曰子曰噫何注云噫咄嗟貌襄三十年左傳或
于宋大廟曰噫何注云噫咄嗟貌襄三十年左傳或
同王王事也凡國之大事在農農事即王事故傳云成
賦注引韓詩帥時農夫播厥百穀韓君云穀類非一故
言百也率帥古字通用駿大也發讀如句庇則利發之
發箋發伐也匠人注曰土曰伐伐之言發也私田言此
公田言之故傳云民田也大發民之私田言此者為富
民讓下之道鹽鐵論取篇云浚發爾私上讓下也此
說與毛氏義合其訓古矣浚與駿通終之為言極也傳
云言各極其望也者上欲望民之富今私田三十里以
大發之是謂各極其望也亦發聲維其也十千維耦其
耦十千也甫田傳十千言多也鄭注周禮以鄉遂不用
井畫采地畫之為井遂人匠人分為二法程瑤田溝洫
考云駿發爾私是不畫井無公田之證也耦曰十千是
萬夫之證也里曰三十是萬夫之田方三十里又少
半里舉成數之證也此遂人之不為井田確有明證合十
案詩言藉田也藉田在郊天子藉田千畝千畝適合十

夫之地此亦鄉遂中用遂人十夫不用匠人九夫之事
周語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述古者藉田之制云王耕
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注王耕一發一耜之發
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
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終盡耕之
也高注呂覽同三十里十千耦即千畝也終三十里即
終于千畝也傳云大發私田各極其望實依周語庶人
盡耕為說月令言天子躬耕帝藉即在祈穀之後與詩
序祈穀上帝亦正合天子
鄉遂無公田而亦藉民力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疏二王夏殷之王也正義云

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
與己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
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
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
也義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傳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

澤也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客二王之後在彼無惡在

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疏振飛猶奮翼鷺不一鳥故傳則重言之曰振振

有駮振振鷺傳亦云振振羣飛兒也鷺白鳥有駮同說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水經注四方有水為雍

周禮雍氏注雍為隄防止水者也凡止水處曰邕假借字作雝雍即雝之隸變鷺飛于雝與鶴鳴于皋同皋雝

皆為水鳥所居故竝訓為澤說文川部出下引左傳川雝為澤此傳所本也詩以鷺之在澤興客之朝周賓位

在而故曰西後漢書邊讓傳注引韓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云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薛雍也言

文王之時薛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案韓詩以雝為文王薛靡恐非是蓋此詩作於周公制禮之後則薛靡在

國中之澤宮而與文王薛靡之在郊用殷制者不同處也韓與毛異○序言二王之後故傳以客為二王後也

戾至也斯此也此鷺也言客有此絮白之容也禮記中庸篇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

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

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如此而

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案在彼指遠在此指近箋在彼謂

居其國在此謂其來朝與中庸釋詩合後漢書列女曹

世叔妻傳注引韓詩亦作射射與敦通夙夜早夜也永

終皆長也以永終譽猶云以介景福耳後漢書崔駰傳

終作眾眾假借字箋云譽聲美也呂覽審分篇云譽流乎無止

也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秋冬報也疏此秋冬報之樂歌也後箋云曹放齋

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今一以序及經證之似當以曹氏之說為近噫嘻序言春夏祈穀此言秋冬報明

是一祈一報相對為義彼言上帝而此不言何神者考祈穀之郊主祀上帝而百神亦當從祀左傳載孟獻子

日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魯郊正所謂祈穀之郊春秋每卜郊不吉猶三望左傳或曰望郊之細也或曰望郊

之屬也可見祈穀之郊并及方望至夏雩則月令於雩帝之外兼及百辟卿士噫嘻序但言上帝舉其重者耳

此秋冬報祭亦必自上帝百神凡有功於穀實者徧祭之而皆歌此詩月令季秋大饗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皆以為蟠郊特牲云蟠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可見秋冬之報所祭甚廣故序不指言何神但經文首稱豐年則其為百穀報成之祭義甚著明故傳亦不言何祭又月令大饗帝下云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可見嘗不定是廟祭之名推之孟冬大飲烝下即言天宗公社諸祭鄭注雖以烝為升俎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即以烝為冬祭楚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甍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夫龍甍乃建亥之月何以言嘗祀竊意秋冬報祀取嘗新烝眾之義亦名嘗烝與廟祀之秋嘗冬烝同名而異實箋以報為嘗外別有嘗烝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傳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齎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為

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傳皆徧也疏易

豕傳及說卦傳皆云豐者大也方言云凡物之大貌曰豕又云趙魏之郊燕之北鄙凡大人謂之豕人燕記曰豐人杼首燕趙之閒言圍大謂之豕傳訓豕為大豐大年也稌稻稷是也黏者為稌矣周禮食醫牛宜稌鄭司國謂稻曰稷是以黏者為稌矣蓋稻稌皆大名農注云稌稷也是以黏者為稌矣蓋稻稌皆大名也○周語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韋注云廩御廩春秋桓十四年公羊傳御廩者何案盛委之所藏也穀梁傳甸廩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周禮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案廩藏米傳云藏齎盛之穗黍離傳穗秀也然則高廩其露積歟甫田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齎與齊同伐檀楚茨傳皆云萬萬曰億此即數萬至萬也阮元校勘記云數億至億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數億至億日秭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日秭考伐檀楚茨傳億字毛用今數則此傳自亦是今數當以正義本為長案阮說是也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引毛詩傳與定本集注同說文云數億至億日秭是今數宗毛訓也

爾雅秭數也郭注云今以十億為秭是以古數說秭秭
卽兆也眾經音義卷六引算經黃帝為法數有十等謂
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及其用也有三謂上中下
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此秭在
六等十萬起數數至秭則已過於數億至億矣與古
不合廣韻秭字下引風俗通義千生萬萬生億億生
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
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此以萬起數數至秭秭為萬萬
則又不及於今數矣漢末諸家之說不足取為經訓釋
文引韓詩云陳穀曰秭○載芟箋云丞進畀予洽合也
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說
文皆俱詞也徧與俱義相近徧讀為徧為爾德之徧說
苑貴德篇釋此詩云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
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此卽
徧字之義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疏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

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故武王有天下未致大
平樂器未具至成王之世始克大同迺作已樂樹羽縣
鼓皆先王所未有也是在周公攝政六年時箋云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磬祝圉傳瞽樂官也業大版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業

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崇牙上飾卷然

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

也鞀鞀鼓也祝木控也圉楬也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疏傳

瞽樂官此卽周官之大師小師矣周語瞽獻曲瞽史教
誨瞽告有協風至韋注云瞽樂師又云樂大師是瞽為
樂官之義凡宿縣皆陳樂於堂下在周之庭言周始作
樂也○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傳本爾雅又申明業字

之義為鋸齒畫飾也靈臺傳亦云業大版也箋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正義引孫炎注業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也說文版判也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鋸相承也竝與毛傳同段注云柎以縣鐘鼓業以覆柎為飾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又以白畫之分明可觀故此大版名曰業業之為言齧也許說本毛傳或曰畫之或曰二字乃以白二字謂業上飾也烈文傳崇立也業為柎之上飾崇牙又為業之上飾業為平版作鋸齒形以白畫之崇牙為業上曲然高聳處以縣鐘磬故云卷然可以白畫之崇牙為卷曲也是鐘磬懸於崇牙不懸於業牙大齒小上下相承業畫齒崇牙非畫也解之者以牙與齒為一則崇牙為畫文失之詩有業又有崇牙靈臺有業又有樅傳亦必分釋之其為二物明矣羽翬羽飾也集韻龍筍虞飾引爾雅髦謂之龍今釋言作旄旄髦皆羽也經言樹羽禮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樹羽禮謂之璧翬其義一般之崇牙周之璧翬詩謂之樹植樹羽禮謂之璧翬其義一般之疑璧乃璧之誤璧當讀如璧材之

壁璧即柎上之版翬即羽也謂於壁四角翬羽以為飾是日壁翬也亦日置翬檀弓周人牆置翬又置翬周也設崇般也說文翬棺羽飾也此雖喪飾而般設崇周置翬其質文增益之數大略相同鄭緣喪大記有畫翬載圭之文遂以解璧為載璧翬為畫翬其下又翬以五采羽則更於樹羽之外增益璧翬矣依漢制度言之恐與古不合○應應鼓也周禮小師擊應鼓禮記禮器篇應鼓在東爾雅釋樂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傳云小鞞應乃鞞之俗字大射儀應鞞在東南鼓注云應鞞應小後擊也先擊朔擊大也投壺篇魯鼓之圖注云園者擊先擊小後擊大也擊朔擊大也投壺篇魯鼓之圖注云園者擊應方者擊鼓案應鞞在東面以應西面之圖注云園者擊應又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亦謂之應傳以小鞞釋應即指應鞞言也不言朔鞞經文不備也說文云鞞騎鼓也跨馬為騎鞞有四足楮箸於地若人之跨馬然故曰騎鼓明堂位注云足謂四足也則應即夏后氏足鼓也○傳以應田連文應為小鞞故田為大鼓矣爾雅鞞應同釋說文亦鞞連文應皆其義鞞亦作賁靈臺傳賁大鼓也賁田皆為大鼓應縣鼓即鞞在東

詩二十七

九

即儀禮之建鼓也儀禮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阼階東
階之東南面案諸侯之宮縣則四面必皆一建鼓田之爲
周庭設四面縣謂之宮縣則四面必皆一建鼓田之爲
言陳也田相承亦陳相應也鄭注云今之建鼓則法
也以木貫而載之樹附也賈疏云今之建鼓則法
也又謂之楹鼓明堂位附也賈疏云今之建鼓則法
上祭也則田即般人楹鼓也路鼓人路鼓建鼓說見靈臺
大祭祀宿縣則田爲縣鼓失之矣郭注爾雅鄭注周禮記
篇正義以田爲縣鼓失之矣郭注爾雅鄭注周禮記
竝引詩作應棘縣鼓擊小鼓引樂聲也棘亦應之類應
棘小鼓說文申部棘擊小鼓引樂聲也棘亦應之類應
周鼓也者縣鼓即靴鼓周置我縣鼓此禮記明堂位文
也夏后氏以證般人靴鼓爲置鼓之義而推言周人
那傳本之以證般人靴鼓爲置鼓之義而推言周人
靴鼓爲縣鼓之義所損益可知也傳以縣鼓爲周制故曰縣
此般因夏周因般所損益可知也傳以縣鼓爲周制故曰縣
應田承二代之鼓爲建鼓而唯靴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擊以般人置鼓爲建鼓而唯靴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之制別設一縣小師掌教鼓鼗鼐瞽瞿瞽瞿掌播鼗鼐魯用
天子樂其官有播鼗武蓋重之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
縣故考工記梓人爲鼗虞但有鐘磬而無鼓周鼓亦不
皆縣唯鼗鼓乃縣之大射儀云鼗倚于頌磬而南陳之則西
縣也東西兩肆皆有磬鐘鑄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西
肆不得多設一器鼓在面肆頌磬之西而特縣之所以
象西方功成禮器云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此其義證也
鄭注絃編磬繩也設鼓於磬面倚于絃也解絃爲編磬
繩失之又明堂位注縣縣之篳盧也鄭不縣然縣於篳盧
鼓則所謂縣之篳盧者其意指小聲之屬然縣於篳盧
擊小鼓以應大鼓難於擊應又那箋靴雖不植貫而搖
之亦植之類大射注鼓如擊而小有柄小師注鼓如搖
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後儒說鼗悉依鄭說爾
雅云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或鄭所據其
小者歟釋文靴亦作鼗爾雅釋文鼗同案今字詩作靴書
鞞遼也或作靴靴又作鞞籀文作鞞同鞞今字詩作靴書
禮爾雅作鞞靴月令作鞞鞞也者即本那篇義同鞞今字詩作靴書
而言傳云鞞靴也者即本那篇義同鞞今字詩作靴書
鼓俗本作小鼓者誤書皋陶謨篇下管鞞鞞而止祝敵
周禮小師掌教鼓鼗祝敵瞽瞍掌播鼗祝敵爾雅釋樂

亦以祝敵為節樂之器故每連而言之大司樂宗廟
之中路鼓路鼓詩之田即路鼓則詩之靴其路鼓矣○
上設業虞編磬在其中矣此言磬者謂特磬也邾依
我磬聲箋云磬玉磬也玉磬尊故異之玉磬見明堂位
及魯語書謂之鳴球鄭注云鳴球玉磬也爾雅大磬謂
之磬大戴禮三本篇縣一磬而尚拊搏大磬特縣所以
配罇鐘者也書夏擊明堂位作拊擊古說皆以為祝敵
祝敵在堂下則玉磬倚于堂廉與堂上之歌相應非謂玉
磬為設於堂上也凡四面縣東西二罇皆南陳其特磬
當設於北方白虎通義禮樂篇云一說磬在西北方是
也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此磬亦特磬也君
賜之樂則大夫有特磬記曰磬階閒縮雷北面鼓之注
縮從也雷以東西為從是大夫特磬在庭北笙入在其
南大射儀無特磬者辟射位也諸侯大夫皆用玉耳大夫閒
特牲擊玉磬為諸侯禮然則唯天子用玉耳大夫閒
歌特磬以應之靴所以節下管故此篇及邾皆靴磬連文
編磬亦應之靴所以節下管故此篇及邾皆靴磬連文
也○祝為控以今名通古名之例疑傳文木字當衍說
文控祝樂也祝樂木控也所以止音為節許依控從木

故謂之木控耳祝下樂字亦當衍郭注爾雅云祝如漆
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
右擊止者其椎名風俗通義及廣雅竝云祝方三尺五
寸圍書禮及爾雅皆作敵圍者敵之假借字淮南子淑
真篇騎蜚廉而從敦圍與敵同郭注爾雅云敵如伏
虎背上有一尺七寸鉏鋸刻以木長尺擲之祝禮記樂
記及荀子樂論作控楊故傳訓圍為楊也鄭注明堂位
云拊擊謂祝敵皆所以節樂者也玉篇手拊擊祝敵
所以止樂也本亦作夏爾雅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
敵謂之籟李注云擊祝之椎名謂止夏敵之木名謂籟
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夏敵以止之白虎通義
禮樂篇祝敵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
故曰祝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祝始
也敵終也案此皆就祝作敵止為說風俗通義引禮樂
記用祝止音為節與說文同而不及敵釋名敵衙也衙
止也所以止樂也鄭注尚書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
以鼓之也音為祝也鼓敵謂之籟籟之為言禁也器鼓
祝謂之止音為祝也鼓敵謂之籟籟之為言禁也器鼓
文敵禁也禁亦止也祝謂之控控猶遏也說文遏微止也
止馬曰控其義也敵謂之楊楊猶遏也說文遏微止也

讀若桑蟲之竭其義也顧希馮以為祝敵皆止樂當有
師承矣書云合止祝敵合樂也合樂則祝敵以止之
○解之者乃謂合祝止敵遂有始祝終敵之說恐非古義
承上文而乃奏箋謂既備為縣畢已乃奏為金作是既備
管樂象鳳之翼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
謂之管通典引蔡氏月令章句云簫編竹有底大者二
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蠟蜜實其底而
增減之則和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鄭箋及小師
注皆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錫者所吹也管如篪併
而吹之高注淮南呂覽云管一孔似篪簫今之歌簫案
爾雅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筴大管謂之箛其中謂之
篴小者謂之箛是簫管皆有大小高鄭則就其小者言
耳簫管儀禮謂之蕩蕩之為言大也當依蔡說就其大
者言之為是金鶚云金奏下管樂之大者笙入閒歌樂
之小者故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大夫士有
笙入閒歌而無金奏下管此其等差也燕禮有金奏升
歌下管笙入合樂而無閒歌有笙入者諸侯燕大夫故
即以大夫樂樂之非諸侯之正樂也徧考諸經皆無天
子諸侯用笙閒之說又云堂上所歌皆風雅頌之詩堂

下笙管金奏非詩也案誠齊說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
而無笙入閒歌明辨哲矣然以為下管非詩竊非也昭
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為詩有明
文矣諸侯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見於燕禮記及大射儀
天子樂禮既以而魯用天子樂推之其於祀大廟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見於明堂位及祭統新宮象皆詩象
即維清也凡詩為歌歌者在上下管亦有詩其堂上歌
其堂上歌詩堂下以笙和之下管亦有詩其堂上歌詩
堂下以管合之故言下管即以包笙閒二者矣鄉飲酒
禮鄉射禮燕禮皆有笙無管大射儀有管無笙唯燕禮
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此記管笙竝有與經不合云備
舉者言下管之樂盡舉也執競傳云嗶嗶和也振鷺傳
云客二王之後書皋陶謨篇云祖考來
格虞賓在位簫韶九成正與詩義同

潛一章六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疏

禮記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

此冬薦魚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又周禮獻人春獻
王鮪夏小正二月祭鮪此春獻鮪也魯語云古者大寒

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眾雷取名魚而嘗之廟
行諸國案冬春之際皆取魚嘗廟正與序義合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參也有

鱣有鮪鯨鱣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疏那傳云猗歎

違兮韋注云猗歎也猗與猶猗兮也漆沮詳縣篇傳云

岐周之二水者岐周為文王政治新邦周人於享祀時

薦作為樂歌遂以漆沮二水發端國雖邑鎬京而禮必

稱岐周孟子梁惠王篇云管者文王之治岐也澤梁無

禁故潛有多魚也潛韓詩作泔禹貢沱潛夏本紀作沱

泔此潛泔聲通之證參釋文所據舊詩傳作參爾雅釋

器參謂之泔李巡孫炎郭璞竝訓積柴作木旁參唯舍

人云以米投水養魚為泔舍人本爾雅作米旁參以米

養魚非古義也諸家皆依字偏旁為說竊謂其字作參

訓為蓄水養魚不必改作參亦不必訓作投米也說文

网部採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木部泔以柴木雖水也江

賦泔澱為泔泔泔亦聲之轉淮南子說林篇泔者扣舟

罩者抑之罾者舉之高注泔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

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泔讀沙參今兗州人

雝一章十六句

積柴水中捕魚為泔幽州名之為泔也武進莊達吉云

泔據爾雅說文當作採案莊說也是也淮南子與說文正

合積柴聚魚其字正作採釋文引韓詩云泔魚池亦是

圍聚捕取之義與積柴之說亦未嘗不合說文云泔漬

也泔本字潛假借字採正字參假借字。碩人傳鱣鯉

也鮪鮪也此箋云鱣大鯉也鮪鮪也鄭因下有鯉故謂

鱣為大鯉以別言之四月鱣鮪傳亦謂之大魚矣箋云

鮪白鮪也說文鯨鯨魚也鮪即鯨之俗爾雅鮪黑鮪郭

注云即白鯨魚江東呼為鮪魚麗傳云鱣揚也箋

云鯉鮪也魚麗傳同郭注爾雅云鯉今赤鯉魚也

雝禘太祖也疏此時禘后稷之樂歌也爾雅云禘大祭

也禘地於方丘也禘人鬼於宗廟也宗廟之禘有二吉

禘與時禘也吉禘者終王大禘也時禘者四時大禘也

吉禘為三年喪畢之祭時禘則為四時宗廟之祭吉禘

有新主時禘則主大祖吉禘在路寢大廟時禘則於大

祖廟吉禘及郊宗石室時禘則止毀廟未毀廟吉禘為

百王通義時禘則夏殷為夏禘居四時祭之一周乃改

詩二十七

三

夏禘為夏禘又於四時時享之外行三年禘而五年禘
 闕宮傳云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此即
 時享外有禘又有禘也吉禘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雖曰郊實亦是禘郊祀天地禘祀天地也說者或以
 禘為宗廟之禘而不知有天地之禘則祭法國語禘郊
 祖宗之禮廢矣或以禘但為喪畢之禘而不知有四時
 之禘則大宗伯大司樂六享六樂之禮也矣序云禘大
 祖大祖后稷也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以后稷為肇封
 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注人鬼
 則主后稷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親廟四大祖后稷然
 注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然
 則鄭亦謂大祖為后稷矣王制疏云鄭說禘大王王季
 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
 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
 皆北面無昭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
 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
 稷文武及親廟四也案據鄭說已極淹貫古者夏立五
 廟禹為大祖故其禘在大祖廟諸侯以始封之君為大

祖廟同夏制也殷周以契稷始封為大祖而湯與文武
 受命之王與大祖並尊廟皆不毀周禮守禘注云先公
 之遷主藏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廟又據春
 秋魯有禘於羣廟之禮遂自圓其說以為時享及五廟
 二祧時禘及毀廟四親廟亦各禘於其廟毀主藏於后
 稷文武三廟中故此文武三廟皆行禘禮先公遷主於后
 合會先王遷主於文武應毀不毀時言之鄭說可補經義
 會者不同此就文武應毀不毀時言之鄭說可補經義
 之未備要不可以論周公制禮之初韓詩內傳云禘取
 毀廟之主皆升會於大祖通典引逸禮云禘于大廟禮
 毀廟之主升會於大祖通典引逸禮云禘于大廟禮
 毀廟之主升會於大祖通典引逸禮云禘于大廟禮
 引逸禮又云禘皆升會于其祖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皆
 以為然諸家或本古制統吉禘時禘而言或舉侯邦
 雖言禘而實即禘故說禘者往往不及文武然即援此
 可徵周禮制作之遺意此詩本禘后稷之詩也獻昭尸
 故假哉皇考也詩與逸禮義正昭合特詩不言毀廟為異
 綏子孝子也詩與逸禮義正昭合特詩不言毀廟為異
 焉耳周以后稷配天為郊祭以后稷主宗廟為禘祭以
 文昭武穆未毀廟為合會以祭其後遂定禘為五年一

祭此周公制禮也箋云大祖謂文王非也劉昫舊唐書禮儀志引白虎通義文王為大祖武王為大宗此為鄭所本不知祖文宗武為明堂配天之祭不聞於宗廟稱文為大祖武為大宗且文王既不得與后稷同稱大祖成王時文王尚居親廟豈得於文王廟特禘箋失之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傳相助也廣大也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宣哲維

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傳假嘉也燕安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烈考武王也

文母大妣也疏思齊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下也

同辟公謂諸侯也天子謂成王也文王傳云穆穆美也

漢書劉向傳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

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也雝雝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案

劉承上文而言武王非謂武王作此詩也云事其先祖

則為禘后稷可知又韋玄成傳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

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

所共不易之道也亦引此詩云立廟京師則其為時禘

宗廟可知三家與毛不異也於讀如字廣大六月同廣

牡猶言大牡周禮充人碩牡則贊碩亦大也楚茨行葦

傳皆云肆陳也○假訓嘉箋云嘉哉皇考席文王也綏

讀以綏後祿之綏綏安也孝子亦席成王也宣哲明哲

也六月嵩高傳有文有武文王有聲傳云燕安也義同昌文王諱

以燕翼子之燕文王有聲傳云燕安也義同昌文王諱

禮記曲禮廟中不諱鄭注云為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

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然則此詩有事於后稷

故不為文王諱是其義也正月傳云繫多也○傳云烈

考武王也者此禘后稷文王為昭尸武王為穆尸故詩

人既歌皇考又歌烈考皇考為文王則烈考為武王矣

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云祖宗通言爾孝經

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韋注魯語云稷周始祖

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周公初時亦祖后稷

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

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

詩二十七

武王也書大傳亦云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蓋祖
文宗武壇位之祀昭文穆武廟禘之禮也云文母大妣
也者周歷世修德莫如文王歷世有賢妃之助又莫如
文母言文母不言邑姜文不具也春秋僖八年秋七月
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此諸侯禘致夫人之新主是有父
主必有母主矣文二年穀梁疏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
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
於西壁盄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
禘記男子祔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并祭王母此謂女子
無廟祔於男子合食也祭統鋪筵設詞几為依神也注
詞之言同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此謂男有尸
女無尸同几少牢所謂以某氏配尚饗是也王引之詩
述聞云傳以文母為大妣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
母當為大妣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烈女傳母儀傳
大妣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
妣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妣之文德明矣漢
書元后傳大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大皇太后後漢書
鄧騭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何敞傳伏
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為義漢書杜鄴傳雖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大
妣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為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
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為大任以成
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為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
之也案王說是也杜鄴傳所云雖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正本此詩先武
王後大妣之義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疏成王之世武王廟為禰廟武王主嚳畢入禰廟

而諸侯於是乎始見之此其樂歌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傳載始也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革有鷩休有烈光傳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

鈴在旂上儻革有鷩言有法度也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傳昭考武王也享獻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疏

爾雅哉始也古載哉聲通辟君

君王謂成王也墨子尚同中篇云周頌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墨子釋詩章讀舊章此古說也曰聿字通○龍旗交龍為旗也陽陽龍旗見故傳云言有文章也隱五年左傳昭文章杜注云車服旌旗是矣和在軒前鈴之在軒前者也詳蓼蕭篇爾雅釋天有鈴曰旂李注云以鈴箸旒端桓二年左傳鈴昭其聲也杜注云鈴在旂動有鳴聲說文云旂旗有眾鈴以令眾也鈴令丁也案交龍旂有九鈴箸旒端旂有眾鈴也令丁為鈴動有鳴聲也郭璞謂縣鈴於竿頭則與古說乖矣詩上句言龍旂下句言鈴傳云鈴在旂上則鈴在龍旂之上與凡稱旂為旂旗總名者不同故庭燎采叔泮水等篇皆云言觀其旂但辨旂之色不及旂之聲與此有別中央狀和鈴之聲與訓鮮明者不同呂覽古樂篇其音英英高注云英英和盛之貌與此中央同儔當作鑿蓼蕭傳云鑿革轡首坐也釋文鶴本又作鎗正義本亦作鎗說文玉篇引詩皆作鎗竝同言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疏

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

而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傳殷尚白也亦亦周也有萋有且

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傳

萋且敬慎貌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而畱之薄

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淫大威則夷

有法度簡兮傳云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烈文傳云烈光也○思文傳率用也序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故傳知昭考為武王享獻天係我將同永長言我也思詞也皇天也義竝見文王篇言我武王長係天命天乃予以多福也思皇多祐與思皇多士句法相同辟公謂諸侯也俾釋文作卑緝熙光明也純嘏皆大也

易也疏

傳云殷尚白也者檀弓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注云翰白色馬也引易曰白馬翰如是殷馬用

白也云亦亦周也者僖二十四年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案傳中周字即左傳於周為客之義故經亦白二字傳乃先釋白後釋亦上承有客句下起萋且句言微子亦於周廟助祭耳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魯詩亦謂客為微子與毛詩序傳合獨斷亦同○萋且猶踞踏雙聲連緜字傳云敬慎此即助祭裸將之事箋云猶雕琢旅眾也眾者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是也敦琢猶雕琢旅眾也眾者此即臣工篇之臣工係介也箋云選擇眾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亦是其人如玉之義也莊三年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案一宿為舍即一宿曰宿也九戩傳亦云再宿曰信爾雅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言四宿也郭注云再宿為信重言之則知四宿白駒傳繫絆也繫為絆馬之索授之繫即授之索也因之以索絆馬亦為之繫繫其馬即絆其馬也繫馬所以畱客故傳云欲繫其馬而畱之也○薄言皆語詞箋云追送也既猶終也

淫大爾雅釋詁文淫從至聲至從壬聲故詁訓壬任淫三字並有大義威則釋言文威從戌聲威與則雙聲廣雅釋言威德也威與德亦雙聲則德義相近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此申傳訓也夷易節南山天作同

武一章七句

武奏大武也疏

詩以武命篇序云大武猶大夏大濩耳周禮禮記左傳皆言舞大武則大武為

樂舞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後箋云箋言周公所作即此武詩又言所為舞者以周頌惟清及此序言奏是既歌此詩即為此舞但維清箋言象舞武王所制則似武王時已象文王之伐而為舞周公乃為歌詩作樂而奏之於廟大武則似樂歌樂舞皆成王時周公所作獨斷謂大武周武所定蓋本左傳武王克商作武之語而國語引此以為周文公之頌且經云於皇武王云者定爾功必非武王時所作意此亦同維清其舞作於武王時詩則周公所定至此乃合詩與舞而奏之與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傳烈業也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

武受之勝殷遏劉者爾定功傳武迹劉殺者致也疏於

詞皇美也執競篇執競武王無競維烈傳亦云烈業也無

武王之業莫彊乎伐商誅紂宣十二年左傳云武曰無

競維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撫弱者昧即是伐商

誅紂之事嗣武猶言繼序續緒耳武訓迹迹者道也

言武繼文王之道而卒其伐功也下武篇昭茲來許

繩其祖武彼言武王之道而卒其伐功也下武篇昭茲來許

義同故傳訓亦同劉殺爾雅釋詁文王引之書述聞云

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俄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

近故君爽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咸劉皆滅也猶言遏

劉虔劉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竝

云咸劉商王紂與此同案王說是也詩之遏劉即書之

咸劉皆合二字一義長發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遏與曷通則此遏字亦當訓

為害下句者字即承遏劉為說詩言伐商誅紂箋乃本

止戈為武之義解過劉為止殺夾在中間於上下文義

不貫矣爾雅底致也郭注云見詩傳者底聲義相同左

傳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杜注云耆致也案

經者字即是耆昧之耆釋文引韓詩云耆惡也言武王

惡紂而誅伐之與毛訓異意同箋者老也義異左傳

云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左以此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八

長洲陳奂學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弟二十八

毛詩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疏

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

廟也獨斷同匡衡學齊詩亦以此詩為武王喪畢案其時已克殷踐奄誅管蔡矣鄭意以喪畢而東征故箋詩主未誅管蔡說與豳風鴟鴞等篇毛義不合王肅述毛剝鄭并以此為周公致政後之樂歌恐又不然矣曰嗣王新辟之詞也曰朝於廟免喪之詞也曰謀曰進戒曰求助遭變之詞也此及小毖四篇皆事在周公居攝三年於後六年作樂乃追敘而歌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閔病造為疾病也於

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維予

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傳序緒也疏子小

成王也鴟鴞鬻子之閔斯與此閔字義同故傳並云閔

病也造訓為箋造猶成也為與成義相近遭家不造猶

鴟鴞篇取子毀室之意也嬛嬛說文引詩作熒熒哀十

六年左傳熒熒余在疚說文作嬛嬛與今本皆互易文

選寡婦賦注引韓詩作憫憫余在疚是嬛嬛之讀為熒

熒猶憫憫之讀為熒熒皆於雙聲通用說文宀部穴貧

病也引詩作穴疒部無疾字據此則毛詩當作穴矣雲

漢疾哉豕宰本或作穴召是維今之疾不如茲字或作

穴皆其證穴謂之貧又謂之病合言之曰貧病猶瘳謂

之勞又謂之病合言之曰勞病其義同也○皇考武王

也念字承永世克孝句謂武王能念文王陟降之德皇

祖文王也庭直大田韓奕同止詞也陟降庭止猶言直

也直下耳文王篇文王陟降傳言文王上接天下接人

也直接一意此及訪落敬之三言陟降義竝同箋云念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傳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

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
鄭於直字下雖增道字以成義而其解陟降就文王說
與傳同也漢書匡衡傳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
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
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匡穉圭解陟
降就上天歆享者說與毛詩傳不同○爾雅敘緒也序
與敘通繼緒猶續緒閼宮續禹之緒傳緒業也緒業一
義之引申思為句中語助無實義釋詞云繼序思
不忘繼緒不忘也烈文曰於乎前王不忘無思字

以保明其身疏

也傳文時是率循誤倒箋云循是明德之考正義云率循時是皆釋詁文是所據本作率循時是依經作訓今據以訂正載見傳云昭考武王也悠遠釋詁文遠讀任昭考之道也判渙疊韻連縣字判從半聲故云分也易說卦傳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己才不能繼正義用王述毛是也漢書翟義傳王莽詔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此與詩義合○江漢傳紹訓繼此紹亦為繼揆下言皇考則知所繼者為武王之繼文王也閔予小子篇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案此末四句與上篇四句一意紹庭上下言武王繼文王直上直下之道也陟降厥家言武王紹陟降之道以定厥家也陟降即上上下下陟降厥家與未堪家多難兩家字相應下句所以完上句紹字之義休美也美能紹此道也正義云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席武王也烝民篇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雜詁篇云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保明猶明保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傳顯見士事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傳小子

嗣王也將行也充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疏顯見釋詁

之顯與充同義者有攸別也見猶視也思語詞易讀去聲儔二十二年左傳釋此詩云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無不難解不易此古義也陟降上接天下接人也傳訓士為事者事即敬也陟降厥事此就敬天者

一也承無日語氣說下若以陟降指天之上下失傳之

旨矣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引詩云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匡學齊詩

所謂扯曳是也說文使也段注云使也辛螿蓋粵
 所之正字瘁曳者使之也桑柔傳云并使也辛螿蓋粵
 引韓詩作辛赦云赦事也辛事謂辛苦之事也毛義當
 同○桃蟲鷦爾雅釋鳥文說文鷦鷯桃蟲也蓋桃之為
 言兆也兆小也鷦即鷦鷯取小為義箋云鷦鷯與
 鳥題肩也或曰鷦鷯韓詩說鷦鷯即鷦鷯故或說鷦與
 鷦鷯為一鳥今本箋作或曰鷦鷯定本集注作或曰鷦鷯
 非完本矣正義云按月令注征鳥題肩齊人謂之鷦鷯
 或曰鷦鷯題肩又不類也三者為一其義未詳與謂鷦鷯
 婦與題肩爾雅毛傳區別甚明鷦鷯小鳥故或評之為
 鷦鷯以其鳥編巢攻緻故又評之為巧婦而說者遂以桃
 蟲為巧婦失之遠矣傳云鳥之始小終大者當日目驗
 桃蟲之狀正義引義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
 雛化而為鷦鷯故俗語鷦鷯生鷦鷯易林亦謂桃蟲生鷦
 日布穀生子鷦鷯養之案此與傳說略同而始小終大
 未之驗也拚疑當作翻文選陸機贈馮文熊詩劉琨答
 盧諶詩注引毛詩皆作翻又謝瞻張子房詩注引薛君
 章句翻飛兒是其證肇訓始生民維清同始小釋肇允
 彼桃蟲句終大釋翻飛維鳥句言始者彼桃蟲之小鳥

後乃翻然飛為大鳥此亦慎小懲大之意也允語詞○
 爾雅堪勝也任與勝義相近傳訓予為我我成王自我
 也篇中三子字同蓼讀為瘳瘳病也言辛苦者引申義
 也逸周書柔武篇以匡辛苦孔注云辛苦窮也一說蓼
 味辛故云言辛苦楚辭東方朔七諫怨上篇蓼蟲不知
 徙乎葵菜王注言蓼蟲處辛烈會苦惡不能知徙於葵
 菜會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洪興祖補注云蓼辛菜
 也魏都賦云習蓼蟲之忘辛李善引楚辭蓼蟲不知從
 乎葵藿案此云蓼蟲或本三家詩有桃蟲集蓼之說與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疏此春祈社稷之樂歌也天

大稷大社大稷與天下羣姓共之也在王宮路門內之
 右王社王稷在郊為境內之民人祀之天子藉田千畝
 在正南郊社稷之壇與藉田相近也祈穀之祭上帝於夏
 重之也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
 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傳除草曰芟
 除木曰柞畛場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噲
 其盥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
 叔也旅子弟也疆疆力也以用也噲眾貌士子弟也有
 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
 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傳略利也達射也有厭其傑
 言傑苗厭然特美也庶耘也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
 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
 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傳濟濟難也飶芬香也椒猶飶
 也胡壽也考成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且

此也振自也疏說文芟刈艸也秋官柞氏注柞除木之
 訓釋釋耕也舍人注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今爾雅作
 郝郝釋者本字出車傳塗凍釋也是釋有解散義也良
 耜箋云千耕其耘輩作尚眾也隰者田耕之處爾雅毛
 傳皆云下溼曰隰隰謂下溼可耕也凡簡兮山有扶蘇
 山有樞晨風四月山隰皇皇者萃常棣信南山黍苗原
 隰公劉隰原車鄰阪隰皆以二者竝言分別高下則隰
 畛猶是也場釋文作易古疆場多作易說文無場字可
 證遂人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注畛容大車說文畛井田
 閒陌也井田閒陌可容大車則其道之平易可知故傳
 以易釋畛也信南山疆易翼翼傳易畔也易今亦作場
 徂隰徂畛猶云而隰而畛也古徂且同聲且而同義故
 且謂之而徂亦謂之而矣詩蓋以兩載字兩徂字六侯
 字皆疊用之為語詞○主即一家受田之人也古者二
 十受餘夫之田三十授一夫之田六十歸田於公大凡
 三十取室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必六十是父歸田乃子
 受田矣傳云家長為一夫家之長也伯亞即餘夫也伯
 為長子則亞為仲叔曲禮二十日弱是二十以前為弱
 二十以後為疆疆則受以餘夫之田二十五畝為百畝

四分之一也漢書會貨志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是也旅即餘夫之未受田者弟任監耘之作亦會家長受田百畝之稅故大約有八口五口也侯彊侯以句總上文出耕之事傳云疆疆力以用謂皆能用力也說文噴聲也詩曰有噴其監案說文當作眾聲也噴字從口故云眾聲毛釋經義故云眾兒思齊傳云媚愛也箋云依之言愛也士子弟正義云婦士俱是行饗之人七月同我婦子子即此之士也思詞也蓋此篇思媚與有依對文思猶有也桑扈絲衣思柔與其觥對文思猶其也采薇出車來思與往矣對文思猶矣也思皆為語詞○略讀為習假借字也說文勦籀文作習習有鈛利之義爾雅云刺習利也刺大田詩作覃習詩正義及顏師古匡謬正俗引爾雅皆作略玉篇習今作略刺覃習略竝聲同通用箋云函舍也活生也小星韓詩傳實有也實與有同義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與大田篇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句義相同爾雅釋驛生也詩正義作驛驛舍人注云穀皆生之貌正釋詩驛驛其達句驛驛同驛驛謂之生則達即生也生民傳達生也此訓達為射者射有剡出之義儀禮既夕記設

依撻焉今文撻作鈛撻之為鈛猶達之為射矣射亦生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釋盛兒訓異意同厭古厭字傳文傑字當衍傳蓋以特訓傑也說文穉禾舉出苗也玉篇穉苗美也廣韻集韻皆作穉穉其苗也玉篇穉穉苗美也廣韻集韻皆作穉穉其苗也之異文如湛露厭厭韓詩作憎憎也昭元年左傳是穉之穉詩作庶古文假借字爾雅穉穉也今作穉穉釋文引韓詩作庶然不絕也釋文毛韓訓異意同王肅云芸者其眾穉穉然不絕也釋文毛韓訓異意同王肅云芸難與執競反反為難同難古難字謂獲之者眾必依次而行有均齊不絕之兒是即濟濟之義也節南山傳實滿也豐年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賓之初筵正義引載芟傳百禮言多今無此文未知何據餽楚茨信南山作苾餽苾同也傳云芬香香釋文作芳說文餽會之香也引詩有餽其香會謂黍稷言黍稷芬芬蓋主祭祀而言也椒與餽同義故傳云椒猶餽也鼻鬯傳云馨香之遠聞也正義引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是胡為壽也考訓成信南山行葦皆云壽考又祖考皇考昭考考皆成也謚法云考成也案此言享祀獲福與楚茨

首章同意○且與此一聲之轉北風君子陽陽騫裳箋
皆訓且為此實本此篇傳訓匪且有且言不期有此而
今適有此也此者指上文洽禮獲福而言匪今斯今言
不始於今而其見於今也有駮篇自今以始歲其有傳
歲其有年也文義正同振訓自猶中庸示改爲實內則
祇或作振易振恆說文作楮恆說文實從真聲讀若資
皆依雙聲立訓之例振古即自古自古猶自管也爾雅
云振古也詩言振古故謂振爲古毛不然者必兼求乎
聲訓矣箋振亦古也正用釋言文振古承匪今斯
今句如茲承匪且有且句茲亦此也解者皆失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疏此秋報社稷之樂歌也白虎通義云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

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稷神契曰仲秋獲禾報社祭稷候官陳壽祺云仲秋舊作仲春誤引月令以證春求引援神契以證秋報獲與穫古通

粢粢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畱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饗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薅荼蓼

傳粢猶測測也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揜揜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闢百室

傳揜揜穫聲也栗栗眾多也墉城也百室

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

人

傳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

續往事也

疏爾雅云粢粢也釋文字或作稷稷楚茨相近周禮雉氏注耜之以耜測凍土剡之測即測也

似讀與嗣同續亦嗣也傳訓以似謂嗣前歲以續謂續
往事言嗣續前歲已往之事也生民以興嗣歲傳興來
歲繼往歲也二傳意同正義云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
為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
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為前往孔說是也古之人田祖
田峻皆是也春官籥師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
鼓以樂田峻甫田傳田祖先嗇也鄭司農注云田峻古
之先教田之官者案殺時特牲四句正言秋報之事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疏案此繹祭賓尸之樂歌也爾雅

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是繹者周又
祭之名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
坐壬午猶繹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何注云天子
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儀禮有司徹注云上
大夫既祭賓尸於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
無別行賓尸於堂之事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箋云
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
案賓與儻同有司徹為大夫賓尸之禮絲衣乃為天子

賓尸之詩繹祭以賓禮事尸謂之賓尸天子至大夫同
也故楚茨傳云繹而賓尸及賓客此天子稱賓尸魯語
繹不盡饌則退此大夫亦稱繹統言不別耳○高子以
為靈星之尸也者史記封禪書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
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
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
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
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
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
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據漢舊
儀則靈星為雩祭之星左傳龍見而雩當夏正四月此
雩之正祭禮記月令仲夏大雩為雩之盡時月令命有
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注云雩吁嗟求雨
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以祈穀實鄭注云雩吁嗟求
也又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天子
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注云
宗當為祭雩祭亦謂水旱壇也蓋周人南郊與啓蟄而
郊為兩祭南郊以后稷配春祈穀即不以后稷配而夏
祈穀為雩祭又以后稷配鄭注所謂雩配先帝也至諸

侯雩上公上公中亦祀后稷漢高帝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即后稷祠漢沿周制也逸周書作雒篇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此謂南郊后稷配天也又云日月星辰先王皆與會孔晁注先王為后稷案日月星辰四字本作農星二字祭農星后稷配會此雩配先帝之義也農星即靈星雩亦祈穀故謂之農星而蔡邕獨斷靈星為農星大火之次中有房星故張晏注漢書遂誤以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不知雩者夏祈之祭廢此亦誤沿農祥晨正之說矣淮南子主術篇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高誘注引詩曰公尸燕飲在宗載考此引詩有誤鳧鷖四章云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其意以此公尸為靈星之尸箋祭社稷山川之尸高鄭皆本三家詩說然鳧鷖乃釋祭之詩公尸為宗廟之尸社稷山川不聞釋祭論衡又云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管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

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形釋之義也王說靈星為復雩之祀與月令合當是相傳古義然釋者明日又祭之名不得謂復雩之號此又誤沿三家詩說矣要之周家舊祠本有靈星古者祭必有尸故有靈星之尸祀亦歌絲衣與載芟良耜同為祈報之詩序引高子說者以博異聞也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與疑高子即高行子孟子稱高子論小弁之詩小弁傳引其說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則與此高子當是一人習於詩者故毛詩序與傳皆有高子陸德明釋文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

絲衣其紕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紕絜鮮貌俅俅恭

順貌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傳基門塾之基自

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兕觥

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傳吳譁也考成也

疏注麻衣朝服絲衣則祭服也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
 耳玉篇紕鮮絜兒其所據傳作鮮絜說文絜白蠶衣兒
 詩曰素衣其紕徐璈云皮弁服故素衣也通典禮四引
 劉向五經通義靈星為立尸故云絲衣其紕會弁如星
 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案淇奧會弁如星
 弁為皮弁與此作會弁同又絲衣尸服不謂祭服皆出
 三家異說爾雅釋言依戴也郭注引詩戴弁依依釋訓
 依依服也注謂戴弁服說文依依冠飾也引詩亦作戴弁
 箋載猶戴也毛詩作載載語詞也弁依依謂弁者依依
 然恭順也公羊注云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會不忍
 輒忘故因以復祭祀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此與傳云恭
 順義合古順慎通傳絲衣為祭服則知弁為爵弁箋云
 弁爵弁是也箋又謂爵弁士服釋禮輕使士此說恐非
 古者冕弁通稱文王傳周冕即周弁司服凡弔事弁經
 服弁師韋弁皮弁弁經弁即玄冕天子祭羣小祀則玄
 冕釋禮輕故不服衮以下服但服玄冕經上句言絲衣
 謂玄也下句言弁謂冕也絲衣爵弁為士之尊服天子
 服玄冕亦不妨稱弁也○有司徹掃堂注為備尸新之
 此釋祭賓尸事於堂也傳云基門塾之基者爾雅門側

之堂謂之塾一門凡四塾門塾之基廟門內塾之基也
 郊特牲釋之於庫門內失之矣焦循宮室圖云明日之
 祭在廟門內釋在庫門之內為失在廟門內釋不
 也案祊在正日釋在明日祊必先索神於廟門內釋不
 索神故先掃堂而後及基堂在內基在外鄭以祊釋一
 祭故禮器為祊乎外注引詩自堂徂基堂為門堂基為
 堂基堂基指一處而箋詩亦然非毛義也經先羊後牛
 故云言先小後大也說苑尊賢篇引詩曰自堂徂基自
 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韓詩外傳三亦引此
 詩而釋之云以小成大此當有奪文劉子政學魯詩兼
 習韓詩說苑正用外傳內外指堂堂基而小大指羊牛與
 毛義正同其故未聞也兩徂字當讀為且為句中語助
 之詞且猶而也韓詩外傳徂基言自堂而基也自羊徂牛言
 自羊而牛也韓詩外傳徂基言自堂而基也自羊徂牛言
 徂為往亦失之○爾雅鼎絕大謂之鼐此與傳說同也
 說文鼐鼎之絕大者段注云絕大謂之鼐此與傳說同也
 易曰牛鼎受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說文又云魯詩
 說鼐小鼎案魯詩家蓋以上句先羊後牛本句又先鼐
 後鼐則鼐鼎為載羊之鼎遂有此說但上句堂基羊牛
 以內外小大作儷耦至本句變文自當以爾雅毛傳為

正解韓亦當同毛也爾雅圓弁上謂之鼎此與傳異而實同也傳以鼎對稱鼎大而鼎小爾雅乃詳說其形也筓鼎圓弁上謂之鼎正義云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以傳直言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是也說文亦云鼎之圓掩上者詩曰鼎及鼎俗作鎡掩與弁通○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七月稱彼兕觥傳兕觥所以誓眾也則兕觥為獻酬賓客之爵釋祭行旅酬故設兕觥焉楚茨篇云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即其義也觥當依釋文作解解角兒釋詞云思句中語助也不吳釋文定本本詩吳正義作娛史記孝武紀引詩作不虞虞或本三家詩娛與虞同毛詩作吳泮水箋吳譁也正用此傳訓方言吳大也說文失部吳大言也並與譁義相近不敖史記引作不驚蓋敖之為驚猶吳之為虞也不吳者言不謹譁也不敖者言不敖慢也胡壽考成傳已見上篇此重釋考為成立義自異胡何也何何不也胡考之休言何不成休也史記引詩而言曰今

酌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疏維天命

禮成告文王此樂成告武王樂莫大於大武故云告成大武也儀禮記皆言舞勺則樂有舞矣酌與勺同後箋云養即經中養字傳訓養為取序養天下即取天下大武之功在於取天下此告成大武之詩而篇名酌者言酌時之宜所謂湯伐桀武王伐紂時也日酌先祖之道者先祖謂文王文王之道三分有二而不取武王酌其時八百會同則取之孟子曰取之萬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萬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序以大武之取天下為能酌文王之德即此意也稱先祖者據成王作頌時言之耳春秋繫露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制作勺樂以奉天此勺即酌也漢書董仲舒傳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日奉天者不過言革命所以順天言其盛者以周之道也此正與毛詩序同志云周公作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此正與毛詩序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勺合日大武此或出三家詩然亦足證此序言告成大武故有合曰大武之語至蔡邕獨斷應劭風俗通亦皆言酌先祖之道知序義之來古矣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時純熙

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傳龍和也躋躋武

貌造為也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傳公事也允師疏爾雅

釋詁文王武王也遵訓率率與達同養訓取者月令羣

身養養注養謂所會則養養猶言取會也禮記射義篇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猶言知

所取法也孟子告子篇舍其梧檟養其楸棘猶言舍梧

檟而取楸棘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猶言取一指而

失肩背也為其養小以失大猶言取小失大也於已取

之而已矣趙岐注云皆在己之所養養為取則取為養

皆其義證宣十二年左傳晉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其下即引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杜

注云者致也致討於昧案者昧即攻昧傳訓晦為昧義

本左傳武篇云者定爾功此詩為告成大武故章首發

端本武篇而言韓詩外傳兩引此詩而釋之云言相養

者之至於晦也又武篇韓詩訓者為惡此箋謂文王事

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當用韓義而武篇之者又

不從韓詩○純大也熙廣也介亦大也王肅云於乎美

哉武王之用眾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定天下以除昧

也於是道大明是周有大大言大平也正義用王申傳

傳意或然也龍和長發同龍之為和識者皆不得其解

書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段氏尚書撰異云史記

漢書皆作共或作龔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

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班固東都賦龔

行天罰應天命案尚書龔字其義皆可訓為和自俗人

鐘銘龔夤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又秦和

改龔為恭則失其義矣詩之龍即龔之古文假借字傳

云龍和也凡應天順人謂之和我周協和伐商遂受

天命有天下與書所云武王龔行天之罰其義正同大

明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傳變和也其意亦正

同○傳於版躋躋訓躋高高躋躋訓壯此云武兒各隨

文訓造訓為王之為言武王之為武也載猶乃也實當

作寔寔維是為也公訓事事即伐殷之事載

用有嗣寔維爾公武篇所云嗣武勝殷也

桓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疏正義云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欲代

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于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案書類于上帝文在巡守之先周禮肆師類造上帝記在師甸之後至肆師甸祝大司馬表貉諸家以為貉即禡祭皆為四時田獵設祭是巡狩大甸獵皆有類禡序云講武則不獨施於出行矣蓋武王克紂代殷出征類禡其後大平告成講武事而類禡當亦以此為樂歌歟云桓武志也者正義云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功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傳士事也閒代也疏

綏猶和也婁數也宣十二年左傳引頌曰綏萬邦婁豐年而釋之云和眾豐財謂武七德之二事也泮水傳云桓桓威武兒士訓事箋云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是也四方為外家為內漢書匡衡傳陞

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匡稚圭治齊詩而毛詩義亦同也○閒代爾雅釋詁文皇字繫承天字文王傳云皇天也於昭于天皇以閒之言武王之德昭著於天故天以武王代殷也皇矣序云天監代殷莫若周此其義矣箋訓皇君謂紂為天下之君於上下文義頗覺迂曲正義用王肅申毛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王以用美道釋皇增字成義亦非解的

賚一章六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疏論語堯曰篇云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史記般本紀作封諸侯古邦封通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傳勤勞應當釋陳也

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釋思疏勤勞爾雅釋詁文傳勞下當有也字宣十

一年左傳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勤皆勞也文王篇暨暨文王傳暨暨勉也勞與勉義近○我我武王也應當下武同我應受之與武嗣武受之句義相同敷宣十二年左傳引詩作鋪敷鋪皆布也傳云釋陳者陳讀如文王陳錫哉周之陳王肅云文王能有布陳大利以賜予人與序言錫子善人正合此謂武王錫予即是行文王陳錫之事也徐幹中論爵祿篇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即引此頌而釋之云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案徐偉長漢末靈帝時人其解詩猶能發明序傳之旨矣徂往也往伐殷也定安也與武者定爾功之定義同受命敷釋重言之者周以文王官人為法也

般一章七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

疏正義集注本有般樂也三字今誤入

箋者非也酌桓賚三序皆申說名篇之義例與之同般與時邁皆巡守之詩時邁告祭天般則望祀山川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傳高山四嶽也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也敷天之下哀時之對

傳哀聚也時周之命疏

皇美也序言巡守而祀四嶽故傳釋高山為四嶽也嵩高傳云

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亦謂巡守四嶽也若周雍鎮之嶽為畿內望祭非巡守而祀故傳但言四嶽而不言五嶽五嶽見於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大司樂四鎮五嶽崩令去樂五嶽之名爾雅釋山具有二說前說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後說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白虎通義引尚書大傳說苑辨物篇風俗通義山澤篇何休公羊隱八年注竝同後說鄭康成大宗伯注用爾雅後說而大司樂注本爾雅前說說自兩岐鄭亦不全用舊解矣奠竊謂統大地言曰四嶽并畿內言曰五嶽爾雅釋地河南曰豫州爾雅豫州之域從河南以至漢水改禹貢西河南面之地并入於豫則大華屬豫而不屬雍說者

以為此殷制然九州可改四嶽不移殷都亦當從殷制職
 從夏制周禮職方西南輿地同殷四嶽亦當從殷制職
 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王引之以山為衍字鄭注云嶽
 吳嶽也漢書地理志吳山在右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為
 汧山續漢書郡國志汧縣有吳嶽本名汧是職方之嶽
 即禹貢之汧周都豐鎬改汧為嶽實始於周嶽者山之
 尊稱周於王畿近西之高山名為嶽以豫鎮之華改為中
 嶽可知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王畿所望祭之山尤
 尊故亦有嶽稱王制云五嶽祀三公是也五嶽并數雍
 嶽至巡守述職之所有事仍數四嶽而配四嶽故曰五嶽此
 周公營邑成周故大室為中嶽以配四嶽而成雒邑在攝
 更非也周禮作於周公居攝之六年而依土中定畿制而
 五年職方氏所掌辨九服之邦國必依土中定畿制而
 九州山鎮亦必依土中定州域職方山鎮不及大室昭
 四年左傳司馬侯言大室又列於四嶽之外皆其明證
 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據此以為五嶽有嶽山而無大室
 其說甚確又以為爾雅前說釋周禮五嶽之名末後說
 為漢初傳爾雅者增益其文金鶚駁之云四嶽歷代不
 變中嶽隨帝都而移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晉陽皆

在冀州之域故竝以霍大山為中嶽殷湯都而亳在豫
 州之域故以高高為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故
 以嶽山為中嶽迨平王東遷雒邑與殷都同在豫州嵩
 高正在畿內又在四嶽之中而嶽山淪於戎狄故因殷
 制以嵩高為中嶽也秦漢以後古禮不明特沿晚周之
 制故五嶽之名不改案金誠齋據禹貢至于岳陽至于
 大岳皆指霍大山遂謂唐虞夏以霍大山為中嶽據爾
 雅河而嶽職方雍鎮曰嶽山遂謂西周以嶽山為中嶽
 因又謂爾雅嵩高為中嶽定為殷及東周之號但嵩高
 山禹貢謂之雅外方左傳謂之大室史記封禪書武帝以
 三百戶封大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漢書郊祀志云封密
 高為之奉邑則嵩高之名始於漢武帝置益其文曰中嶽
 嶽封禪書郊祀志於堯典四嶽之下增益其文曰中嶽
 嵩高也地理志云潁川郡密高武帝置益其文曰中嶽
 為中嶽則嵩高中嶽之稱始於漢武帝郭璞云霍山今在
 廬江灑縣而即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
 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
 南嶽則改衡為霍亦始於漢武爾雅末後說邵二雲以
 為增益無疑漢帝信織緯議封禪漢廷諸臣媿美本朝
 故司馬遷劉向班固許慎應劭何休說四嶽者往往益

嵩高中嶽以配五嶽之尊恪遵時制不敢游移要不可
 與論古也毛傳言四嶽而因及五嶽乃詳證之如此○
 隋字又作墮此山名為墮不為墮傳釋經墮山之義云
 山之墮本爾雅釋山巒山墮之文而更申明墮之義云
 墮小者也者如小豬為墮魚子為鱗之例山墮乃大山
 旁落之小山也玉篇墮小山也說文巒山小而銳墮山
 之墮墮者从山隋省聲讀若相推落之墮許於墮讀若
 相推落之墮相推落是即墮之形狀蓋於音著義也氏
 篆下云巴蜀山名岸脅之旁箸欲落峭者為氏亦即墮之引申義
 方語謂山岸旁脅狀欲落峭者為氏亦即墮之引申義
 故許說與墮篆下同禮方祀高嶽而墮必連屬祭之者
 猶若登大山禪梁父也今解之者墮為隋園之隋因以
 爾雅之巒亦為山形狹長豈天子巡守必取山形之狹
 而長者乃設祭之乎則說之謬者矣正義又以傳文墮
 隋為巒字更不得其句解墮山與高嶽對文墮山為小
 山喬嶽為域中大山時邁傳云喬高也俞訓合允猶翁
 河言猶合河而祭之允語詞耳凡祭山必及川先河後
 海言河以咳海也東嶽在東河之東南嶽在南河之南
 曲嶽在西河之西北嶽在兩河之間巡守至嶽必合河
 而望祭之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觀禮

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
 於而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祭川沈祭地瘞此天
 子巡守四嶽隨方向祭有祭州瀆之禮也箋解翁河謂
 祭者合九為一但九河當東嶽望祭之內不及彼三嶽
 矣○哀當為桴辨見常棣篇傳云聚者秩序之意也正
 義云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為百
 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釋
 文於時周之命下有於釋思三字云毛詩無此句齊魯
 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
 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卷二十八終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九

長洲陳奐學

駟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疏駟四篇皆魯詩周武王定天下

封其弟周公旦於魯居上公之職未就國後成王滅三監封元子伯禽得受上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魯所都也孔子魯人仍魯大師之舊詩錄魯頌猶修魯春秋之義焉爾

駟四章章八句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駟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疏案命當讀如侯伯七命之命初伯禽就封魯本大國至春秋時為次

國閔公又遭慶父之亂宗國顛覆齊桓公救而存之遂
立僖公僖公從伯主討淮夷能復伯禽之業如大國之
制魯人尊其教於是有大夫季孫行父者往周請命謂
請命非謂請作頌也行父請命與史克作頌是兩事史
克作頌謂作駟篇非謂作魯頌四篇也唐風無衣美晉
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
而作是詩也一章云豈曰無衣七兮二章云豈曰無衣
六兮七命以七為節六命以六為節晉武公始并晉國
大夫為之請命作無衣魯僖公能復舊制大夫為之請
命作駟兩詩序義正同也魯詩獨稱頌者何仍舊史也
錄之念周公也魯周公之後有可以繼周而王者魯也
僖公以前未嘗無詩僖公以後未嘗無詩其錄僖公者
何僖值周惠王襄王時王以莊終伯以齊始春秋十六
年春公子季友卒其冬公會齊侯于淮十七年冬齊侯
小白卒十八年春宋公伐齊夏師救齊穀梁傳云善救
齊也僖有伐淮夷之功一時史臣皆得歌頌其功行父
友之孫相繼為魯命卿三年魯而伯者僖公也孔子曰齊
往周為君請命則可以繼齊而伯者僖公也孔子曰齊
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覲之也其以駟為頌首
者何也魯僖衛文皆繫齊桓所存之國衛文務材訓農

季年有三百乘之多故詩人美之云駟牝三千魯僖亦
能復千乘之制備六閑之教其事略相等僖為魯中興
之君魯又為諸姬之宗故聖人於駟尤
致意焉史克大史克也國語作里革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傳駟駟良馬腹榦肥張也坰遠野

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薄言駟者

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傳牧之坰野則駟駟然

驪馬白跨曰驕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駢曰黃諸侯六

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

容也思無疆思馬斯臧疏釋文駟古熒反說文作驍又

詩作駟駟此毛詩也又驍下云駟馬肥盛也从馬堯聲引
詩作駟駟此三家詩也又驍下云驍良馬也从馬堯聲引
詩作驍驍此三家詩也又驍下云驍良馬也从馬堯聲引
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本作牧馬云定本牧馬字

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
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案此
傳所本也周禮六種以種戎田三者為良馬其一為良馬其一
為駑馬四種則以種戎田三者為良馬其一為良馬其一
得以此種馬獨擅良馬之稱矣傳引此六閑四種之制以
美僖公牧馬之盛耳非詩四章分屬四種如孔仲達之
說也周禮疏趙商云邦國六閑馬四種為二千五百九
十二匹謂三良一良四百三十六匹三良千二百九
六匹駑三其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合為二千五
百九十二匹案趙商本鄭仲師四匹為乘則自乘至廩
之數也詩美衛文駮牝三千舉成數耳○傳文有力二
字當衍此云彭彭有容也下章傳云伾伾有力也彭彭
言馬容之盛伾伾言馬力之彊其分章屬意如是也今
各本涉下章傳文誤衍有力耳凡詩言彭彭皆謂其儀
容之盛出車篇出車彭彭傳彭彭四馬兒彭彭猶駟駟
也說文駟駟馬盛也烝民篇四牡彭彭又四牡駟駟傳
駟駟猶彭彭也說文駟駟馬行威儀也載驅篇行人彭
彭傳彭彭多兒多亦盛也大明之四駟彭彭韓奕之百
兩彭彭皆是多盛之意說文彭彭鼓聲也重言之則聲盛
謂之彭彭亦儀盛謂之彭彭竝與有容之義相近御覽

獸部五引彭彭有容也無有力二字可證思詞也斯猶
其也無疆無期頌禱之詞無斃無邪又有勸戒之義焉
思皆為語助臧善也以言馬之善也思馬斯臧與於萬
斯年則百斯男于胥斯原有秩斯祐上一字為語助此
其句例解者俱以思為思慮之思失之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有駟以

車伾伾傳蒼白襍毛曰騅黃白襍毛曰駟赤黃曰駟蒼

祺曰騅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傳才多材也疏

蒼白襍毛曰騅釋畜文大車傳茨騅也藿之初生者也
郭注爾雅謂在青白之間蒼白即青白茨色如騅則知
騅為青白馬矣說文騅蒼黑襍毛騅青白襍毛此二篆
黑白字互譌騅為青黑則騅乃蒼白可知黃白襍毛曰
駟釋畜文郭注云今之桃華馬上章傳黃白曰皇謂黃
馬發白色也黃馬發白色而有異毛襍廁者別其名謂
之駟也此篇之騅駟駟駟鄭風之鴉凡言襍毛者同其
義例赤黃曰駟說見上章說文馬部無駟字釋文蒼祺

字又作騏正義作蒼騏曰騏案祺誤字蒼騏當作蒼綦
與小戎駕我騏馬傳騏騏文正義作騏綦文同綦蒼艾
色馬有蒼艾色之文故蒼綦謂之騏綦綦猶綦文也騏
馬白馬也文選陸士衡挽歌詩駸駸策素騏素者白也
李善注乃引此傳作蒼白曰騏當是轉寫記憶之譌若
傳作蒼白則為青馬發白色矣非是○說文伾有力也
重言之則曰伾伾楚辭招魂敦肱血拇逐人駸駸些王
注云駸駸走貌韓詩駸駸駸駸駸駸薛君章句云趨曰駸駸
竝與此伾伾同材當為才字之誤傳以多才釋經之才
非謂才為材也叔于田序叔多才而好勇盧令箋才多
其證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駟有雒以

車釋釋傳青驪驪曰驪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

黑身白鬣曰雒釋釋善走也思無敦思馬斯作傳作始

也疏青驪驪曰驪釋畜文釋文驪亦作類爾雅釋文作
鄰或作驪郭注云色有淡淺斑駁隱鄰今之連錢

驪詩正義引郭注作隱類案鄰類同驪俗字也說文云
驪青驪白驪文如鼉魚許以白驪解爾雅毛傳之鄰而
又申名驪之義為馬文如鼉魚也鼉驪疊韻詩爾雅釋
文俱引韓詩及字林云驪白馬黑鬣也此疑元朗涉毛
傳白馬黑鬣為駟而誤為驪且字林本說文說文言驪
言駟竝與毛同也有駟傳青驪曰駟是青驪為駟青驪
色而有白驪文者為驪也白馬黑鬣曰駟四牡同赤身
黑鬣曰駟小戎同正義云今人猶謂此為駟馬也高注
呂覽孟夏紀駟馬黑尾曰駟蓋駟赤也駟為赤馬其色
仍以赤身得名或言黑鬣或言黑尾無大異也正義云
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
雒字而俗本多作駟駟字其字定當為雒案爾雅雒鴟
舍人注謂鴟鴞也南陽名鈎鴟說文佳部雒鴟欺鳥部
鴟鳥雒雒鴟鴟不同鳥而鴟有鳥稱則雒亦黑鴟之鳥可
知傳云黑身為雒必有依據謂馬為雒猶謂馬為鴟也
釋文雒本或作駟疑駟乃鴟字之誤○釋文釋釋崔本
作驪驪古釋驪通傳云善走當從釋文本善足為長
車攻傳田獵齊足尚疾也說文駢馬逸足者也駢馬有
疾足也竝與此善足同會釗詩異同辨云作當與易震
為作足同義王劭曰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

意亦當爾箋作謂牧使可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
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秦風載獫狁箋載始
也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以始為調習正與此同案曾
說也是也說苑指武篇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
趨疾而致遠亦與調習義同

駒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駒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魚以

車祛祛傳陰白襍毛曰駟形白襍毛曰駟豪駟曰驪二

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疏曰駟皇皇

者華同形白襍毛曰駟釋畜文正義云舍人曰赤白襍

毛今赭馬名駟郭璞云形赤也即今赭白馬案郭解彤

白亦謂赤馬發白色者也釋文引說文云赤白襍色文

似鰕魚色當作毛文似鰕魚為駟與文似鰕魚為駟同

用疊韻為訓文選顏延之赭白馬賦注引劉芳毛詩義

證形白襍毛曰駟駟形赤也即赭白也此謂形白猶駟白

故駟駟可通稱正義云驪爾雅無文釋畜云四駟皆白

駟無豪駟白之名傳言豪駟白者蓋謂豪毛在駟而白

長名為驪也驪則四駟襍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與案

今本詩爾雅皆誤唯說文不誤爾雅驪馬黃脊駟釋文

云駟說文作驪驪說文驪驪馬黃脊讀若簞是驪馬黃脊

為驪而駟非驪馬黃脊也釋文又云今爾雅本亦有作

驪者與說文合則知作驪之本非矣爾雅四駟皆白驪

郭注云駟膝下也說文無驪字驪乃駟之誤說文驪馬

豪駟也駟駟以下脛也淮南子傲真篇易駟之一毛高

注駟自膝以下脛也淮南子傲真篇易駟之一毛高

駟即爾雅之駟穆天子傳天子之駟皆豪馬郭注豪馬

鬣也山海經云鬣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郭謂豪馬即

鬣馬足四節皆有毛故為豪此可證毛傳之駟也今爾

雅四駟皆白之義是豪駟謂之駟初不謂之駟也今爾

雅駟既誤作駟而詩駟又誤作驪玉篇廣韻遂合驪駟

二字兩義併說不可為訓又案正義所據毛傳豪駟下
有白字說文無白字釋文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
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曰魚爾
目不同正義引舍人注及說文馬部駟下皆云二目白
魚毛傳本爾雅則陸所據作一目非也王引之爾雅述
聞云自駟白駟以下皆言馬之毛色一目白曰魚不言
魚者謂一目毛色白曰駟二目毛色白曰駟不言毛者

承上文諸毛字而省猶之黑脣駘黑喙駟謂脣與喙邊之毛色也下文說牛云黑皆牝亦謂目皆邊之毛色義與一目白二目白同郭注二目白魚云似魚目也此亦誤以為馬目中白與上文言毛色者不倫且魚外則目珠色白生時固不爾也○祛祛唐石經作祛祛王引之說詹諸其行去共當作去去案去去猶言祛祛也祛祛狀馬行去去狀詹諸行並有疆健之意文選般仲文詩注引韓詩章句祛去也此祛即去之證箋云徂猶行也牧馬使可走行走

有駢三章章九句

有駢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駢有駢駢彼棗黃傳駢馬肥疆貌馬肥疆則能升高

進遠臣疆力則能安國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

于下鼓咽咽醉言舞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

白之士咽咽鼓節也于胥樂兮疏說文駢馬飽也箋云

祿會許鄭意同棗黃四黃馬駢者羣臣所棗四黃馬之

兒傳云肥疆就字訓以借喻經義箋云致祿會又以申

傳義也漢書李尋傳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

不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義並與傳同夙夜

也早夜於公所是即明明之義明明猶勉勉也禮記玉

藻云朝辨色始入○鷺鷥羽鷺羽所以為舞持鷺以舞

與鼓相應宛丘云坎其擊鼓值其鷺羽此為舞持鷺以舞

燕舞起義亦即以鷺鳥生興故傳義已見振鷺篇而此

重發傳者將以明其興義也鷺白鳥興絜白之士則馬

肥疆亦是興可互見也肥疆喻有材也絜白喻有德也

凡言興者例皆發傳於首章首句而唯南有嘉魚不發

傳於首章此又不發傳於首句皆其變例以見傳之言

興固有通於上下者矣咽咽采芑那篇作淵淵咽淵如

姻媼相通之例釋文咽本又作鬱傳云鼓節謂舞以鼓

為節也言語詞于發聲桑扈傳云胥皆也于胥樂兮言

君臣皆樂也

有駉有駉彼稷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傳言臣有餘

敬而君有餘惠也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

樂兮疏燕主於飲酒推夙夜之心以飲酒於公所是臣

惠也序所謂君臣有道也傳文惠下補也字

有駉有駉彼稷駉傳青驪曰駉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自今以始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君子有穀詒孫子

于胥樂兮疏今之鐵驄也說文云駉青驪馬又云絹繒

如麥稍稍麥莖也是麥莖色青黑故繒色如稍謂之絹

亦馬色如稍謂之駉矣駉絹稍竝聲同而義通○燕燕

飲酒也首章夙夜在公在公明合二句一意二章飲

酒三章燕又從在公而推言之此篇例也詩以始有子

為韻唐石經於有下增年字而轉寫者更於傳文年上

增豐字皆俗誤不可從甫田自古有年箋自古者豐年

之法如此也豐年箋豐年大有年也公羊傳大有年何

大豐年也皆謂有年為豐年則於有下增豐為衍字矣

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無豐字可證載馳篇不能旋

反不能旋反我思齊南山篇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黃

鳥篇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及此篇歲其有歲

其有年也皆經義未明傳乃補明之以足其義句例相

同君子謂僖公也穀善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疏五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

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魯侯戾止言

觀其旂其旂芾芾鸞聲噦噦傳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

小無大從公于邁

疏

水旋丘如璧曰辟靡辟靡四面有水泮宮或言泮宮有水曰泮宮則當半於天
子也箋及白虎通義通典禮十三引劉向五經通義並注
云南通水說文云西南為水東北為牆所聞異也鄭注
水經泗水篇魯共王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宮中有一臺
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
西六十步鄗所目驗泮宮遺趾與說文合禮記王制篇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宮傳所本也鄭注云此小學在郊
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類宮傳所本也鄭注云此小學在郊
學殷之制案殷制大學在郊靈臺辟靡是也天子郊學國
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文王有聲辟靡是也天子郊學國
學各四諸侯用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各一鄉射禮
記於郊則間中注於郊謂大射也大學在郊於大學此諸侯
大學在郊之義證矣明堂位篇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
夏后氏之序也瞽宗般學也類宮亦得立四代之學唯天
與周同制於路寢明堂四門外亦稱西靡若魯唯周學
子四門之學總為辟靡故瞽宗亦稱西靡若魯唯周學
稱類宮則其餘三代人之學不必皆依類宮形也此魯國
學之制也禮器篇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

宮注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為郊宮蓋周
四郊之學亦總為辟靡魯郊近於周郊不必四郊設四
學或亦從般制諸侯大學在郊者止有一泮宮亦不四
郊皆設泮宮也此魯郊學之制也類宮與泮通魯頌泮宮
與禮器類宮同處而與明堂位類宮為異處泮宮在郊
其遠近未聞也魯有國學有郊學國外郊內又有州黨
之學若魯相之圃之類此州長黨正為主而魯侯所
不至者也魯侯之所至者泮宮也云言水則采其芹
宮則采取其化者此總釋之也菜供飲酒鴉懷好音其
用驗已采叔箋云芹菜也可以為菹○戾亦至也止訓
至則戾為來矣魯侯戾止言僖公來至泮宮也觀其旂
者旂有文章等級之度國人觀之樂取以為法則也旂
棨釋文作伐伐即棨之省棨棨讀為胡不旆旆之旆
采叔其旂泮泮傳泮動也泮泮亦旆旆云言有法
度者動有文章也文選東京賦注引毛詩鸞作鑿說文
鉞車鑿聲也从金戈聲詩曰鑿聲鉞鉞後乃變為鑿字許
鐵段注云疑古毛詩泮水本作鉞呼會切與案集韻十四
所據作鉞戍聲辛律切變為鉞呼會切與案集韻十四
泰鉞鉞噦三同呼外切說文車鑿聲也今詩作噦噦庭燎篇
是丁度所據說文引詩作鉞鉞也今詩作噦噦庭燎篇

同邁行也小大從
公言從行者眾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傳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色

溫潤也疏藻聚藻見采蘋傳蹻有矯拂之義皇矣傳第

第第也音聲也孟子盡心篇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趙注云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

也案與此昭昭同色讀令儀令色之色傳云溫潤蓋

古語邶谷風箋君子泱泱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傳芣芣葵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屈收醜眾

也疏芣各本誤作芣釋文徐音柳是也周禮醢人有芣

芣芣葵也齊民要術引義疏云芣與苜菜相似葉大如

手赤圓有肥者箸手中滑不得停也莖大如箸皆可生

會又可淪滑美江南人謂之萑菜或謂之水葵釋文引

鄭小同說與義疏同萑即蘗也管子五行篇卯菱尹知

章注云卯鼻葵早春而生也卯亦芣之譌○飲酒以言

響也說文云響鄉人飲酒也應天子響飲辟靡泮諸侯

申之凡飲酒皆曰響天子響飲於辟靡諸侯響飲於泮

宮其禮同也春入學釋菜詩采菜正謂僖公行春響

之禮而不言射者文不備也飲酒必遂養老禮記文王

世子篇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

也周禮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皆飲

酒養老之禮行葦云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

祈黃耆所謂既飲旨酒也又云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

考維祺以介景福所謂永錫難老也順猶遂也長道謂

尊長養老之道也行葦傳云引長也義亦同屈古誦字

誦即誦也爾雅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為訓醜

眾縣同文王世子篇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

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

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

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

詩二十九

上尊以相旅案眾即旅收即取賢斂才釋文引韓詩云
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王肅亦云斂此羣眾蓋本韓以
述毛是也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傳假至也靡有不孝自求伊祐疏爾雅穆穆敬

同烈祖伯禽為魯有功烈之祖也詩述聞云孝本作季

說文季效也从子爻聲效與倣同經文作季而訓為倣

故箋云無不法倣之者釋文正義所見本已誤為孝是

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季字也靡有不孝謂僖公無事

不法倣其祖非謂國人倣僖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為義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傳囚拘也疏明明猶勉

章言脩泮宮之化後四章言伐淮夷之功既作泮宮淮

夷攸服此豕上生下之詞春秋僖十三年夏公會諸侯

于鹹左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

淮傳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

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案淮夷病杞又病郟

于鹹于淮皆齊桓公兵車之會而僖公與焉淮之會於

十六年之冬十二月而至自會在十七年秋九月其時

齊侯先歸畱魯侯與諸侯以為東略之謀則僖公自有

伐淮夷之事淮夷在魯東南世與魯為難故周公伯禽

之世尚有淮夷並興伯禽征討之後或為魯屬國僖公

又能征伐淮夷故詩人歌以美之昭三十七年左傳晉

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是淮夷與魯固畔

則為難服則聽從者也爾雅矯矯勇也釋文矯本亦

作蹻版嵩高酌皆作蹻箋云蹻蹻武兒即本酌傳也皇

矣傳云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此囚訓拘者囚與

馘對文馘謂已死囚謂生者生拘之問其辭也王制出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傳桓桓威武貌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不

告于訕在泮獻功

疏

爾雅桓桓威也傳本之而益其辭云威武兒桓箋同書牧誓篇尚桓

桓說文作尚桓桓皆桓之假借字瞻印傳狄遠也抑

傳邊遠也古狄邊聲通狄彼東南與書邊矣西土之人

句法一例釋文引韓詩作鬻訓除箋作剔訓治從韓義

也箋云東南席淮夷○烝烝然厚皇皇然美此傳承上

克廣德心為訓言多士之厚美即本僖公之德心也絲

衣傳云吳謹也車攻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有善聞而

無謹謹之聲是即不吳之義也漢衛尉衡方碑引詩作

不虞虞者吳之假借字王肅解吳為過誤非是矣不揚

漢碑引詩作不陽揚陽皆假借字釋文所據傳作瘍王

肅所據傳作傷瘍傷義相近不謹言不謹謹也傳作傷言

不傷害也鄭讀揚如字則與謹謹義復矣告者鞫之假

借字文王世子告于甸人注告讀為鞫與此告字同鞫

亦作鞫說文鞫窮治罪人也不告于

訕言不窮治凶惡唯在柔服之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傳**觶弛貌五十矢為束搜眾意也

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

夷卒獲**疏**觶俗字釋文作斛斛與村讀聲相似有下衆

矢五十个此傳所本也正義引無服字與漢書刑法志

同案周制獄訟坐成罰以束矢其束矢之數未識與詩

束矢同否鄭注秋官大司寇從尚書左傳賜諸侯一弓

百矢為說章注齊語及高注淮南汜論竝從射禮三發

四矢共十二矢為說然二者皆非詩之束矢矣說文云

搜眾意也廣雅云搜眾也竝本毛訓○博猶眾也徒徒

行者御御車者斃厭也無斃言不厭倦也淑善也

不逆言率從也固安也定也猶謀也獲亦克也

翩彼飛鵙集于泮林會我桑黓懷我好音**傳**翩飛貌鵙

惡聲之鳥也黓桑實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琰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傳**憬遠行貌琰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

謂荆揚也**疏**經言飛故翩為飛兒鵙惡聲之鳥墓門同

非先王之道趙注云其舌之惡如舛鳥案鵙聲比南楚

與舛舌指南蠻同義孟子即本此詩意也泮泮宮之

詩二十九

生

林也集于泮林所謂出于幽谷遷于喬木也黽岷作甚
說文云甚桑實也又云黽桑甚之黑也凡桑實孰色黑
故字又從黑淮南子主術篇問警師曰黑何若曰黽然
是黽為黑也匪風傳懷歸也日月傳音聲也歸我以好
聲用夏變夷也○釋文憬說文作儼薛君章句云儼覺寤之兒
陸昭王碑文注引韓詩作儼心部慮下不引詩而憬下引詩
今說文瞿部引詩作穰心部慮下不引詩而憬下引詩
云憬覺悟也其字同毛其義同韓段注以為淺人竄改
疑不能明也玉篇憬遠行兒蓋希馮所據毛詩已如此
琰寶爾雅釋言文正義寶作圭誤魯之淮夷猶周之蕃
服也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
寶為擊○元大也漢書會貨志元龜距并長尺二寸公龜九
蔡國出大龜也又會貨志元龜距并長尺二寸公龜九
寸以上侯龜七寸以上子龜五寸以上孟康注并龜甲
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白虎通義著龜篇
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
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五引
毛傳尺二寸上有長字長尺二寸是魯用天子龜也說
文亦云賂遺也案此言淮夷既服而聲教所被雖荆揚
之遠亦來大遺元龜象齒與金也大賂二字句屬上下

與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既伐二字句屬上下文法相同
荆揚貢金三品大龜齒革皆荆州產傳云南謂荆揚也
者就物產之地為言其意實指荆楚也僖公時荆楚已
兼有禹貢揚州之域在魯之南閼宮六章云淮夷蠻貉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
侯是若傳南夷荆楚也詩義正同

閼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疏七章云復周公之宇

閼宮有佺實實枚枚

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

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禩宮也佺清淨也實實廣大也

枚枚礪密也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傳上帝是

依依其子孫也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

福黍稷重稷植稗菽麥傳先種曰植後種曰稗奄有下

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傳緒業也疏說文闔閭門也闔閭門也闔閭門也闔閭門也

氏帝焉周禮大司樂以享先妣鄭注云先妣姜嫄也周

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

案周享先妣在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之下先祖姜嫄斯

先妣尊於先祖故先妣為后稷先妣也蓋周人以后稷為

干似續妣祖箋亦云妣先妣姜嫄也蓋周人以后稷為

大祖立廟更於孟春南郊配天為后稷親而帝尊尊也周

特於冬至園丘之禘配天以爲后稷親而帝尊尊也周

家歷世有聖母功起后稷必推本於姜嫄尊親之至理

應立廟但帝譽無廟姜嫄既不得援春秋經于大廟

用致夫人之禮以婦人附於男子同帝譽在園丘后稷

有廟姜嫄亦不得援春秋經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

以母繫子同后稷以合會故特為姜嫄別立廟守祧人

八人賈疏云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

此姜嫄別廟之證也于是后稷有母而帝譽有妃后稷

非無父亦姜嫄非無夫矣此周禮也魯無園丘之禘不

禘譽雖得郊祀后稷然祈穀非南郊無后稷廟亦不立

姜嫄廟傳云在周以言廟不在魯也周人時祭不及姜

嫄據月令仲春祀高禘禘有天子親往之文則姜嫄每歲

止此一祭故傳云常閉而無事高禘儀部八引五經異

義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禘禘亦祭天也高注

呂覽仲春紀云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禘禘亦祭天也高注

在郊故生民立禘禘亦祭天也高注

生民傳云古者必立郊禘禘亦祭天也高注

福黍稷重稷植稗菽麥傳先種曰植後種曰稗奄有下

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傳緒業也疏說文闔閭門也闔閭門也闔閭門也闔閭門也

氏帝焉周禮大司樂以享先妣鄭注云先妣姜嫄也周

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

案周享先妣在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之下先祖姜嫄斯

先妣尊於先祖故先妣為后稷先妣也蓋周人以后稷為

干似續妣祖箋亦云妣先妣姜嫄也蓋周人以后稷為

大祖立廟更於孟春南郊配天為后稷親而帝尊尊也周

特於冬至園丘之禘配天以爲后稷親而帝尊尊也周

家歷世有聖母功起后稷必推本於姜嫄尊親之至理

應立廟但帝譽無廟姜嫄既不得援春秋經于大廟

用致夫人之禮以婦人附於男子同帝譽在園丘后稷

有廟姜嫄亦不得援春秋經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

以母繫子同后稷以合會故特為姜嫄別立廟守祧人

八人賈疏云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

此姜嫄別廟之證也于是后稷有母而帝譽有妃后稷

非無父亦姜嫄非無夫矣此周禮也魯無園丘之禘不

禘譽雖得郊祀后稷然祈穀非南郊無后稷廟亦不立

姜嫄廟傳云在周以言廟不在魯也周人時祭不及姜

嫄據月令仲春祀高禘禘有天子親往之文則姜嫄每歲

止此一祭故傳云常閉而無事高禘儀部八引五經異

義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禘禘亦祭天也高注

呂覽仲春紀云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禘禘亦祭天也高注

在郊故生民立禘禘亦祭天也高注

生民傳云古者必立郊禘禘亦祭天也高注

閉與毛義異○大明傳云回違也上帝天也傳揆下文
釋依為依姜嫄之子孫子謂后稷孫謂大王以下至僖
公生民云上上帝不寧居然生子又云上上帝居歆以迄于
今即其義也彌終也不遲言易也○七月傳後孰曰重
先孰曰穆凡黍稷菽麥皆有先後種孰之異經於黍稷
言重穆菽麥言種後種皆互詞以見者也釋文引韓詩植
此種稷言先種後種皆互詞以見者也釋文引韓詩植
長稼也稷幼稼也注遠孫云先種即長後種即幼毛韓
似異而實同種作種非俾釋文作卑云下皆同箋云稷
黑黍也案既有黍又有黑黍猶內則飯既有黍又有白
黍白黍以別於上黍之為黃黍也黑黍以別於上黍之
為白黍也黃黍者麩也稌也爾雅業緒也緒業轉相訓
續繼也續禹之緒言禹有平治水
土之業后稷繼而起教民稼穡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翦齊也至
于文武繼大王之緒致天之屈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傳虞誤也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傳王成王也元首

宇居也疏翦齊爾雅釋言文小宛傳齊正也翦為齊齊

王自幽徙居岐陽克匡戎狄以守衛中國即其正商室

之事是大王之緒也至于文王受命已後武王受命已

前皆繼大王之緒也爾雅翦齊也翦勤也二訓並釋詩

毛傳本翦齊立訓齊義可兼勤義也箋及周禮翦氏注

翦商為斷商說文作戠商為滅商許鄭本三家詩○節

南山蕩傳屈極也箋屈極也古極極通致天之屈猶云

致天之罰耳此已下始言武王滅商之事無貳義見大

明篇虞讀與誤同無虞言無敢過誤也敦商之旅猶云
哀荆之旅也殷武傳哀聚也行葦傳敦聚兒敦哀同義
咸讀為咸劉厥敵之咸書述聞云咸者滅絕之名說文
俄絕也讀若咸咸與減古字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減
侯宣多謂滅絕也案詩克咸與左傳克減同克勝也減
亦滅絕也克減厥功即武所謂勝殷遏劉者定爾功也
箋云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箋云叔父
謂周公也周公為成王之叔父故王為成王也元首釋
詁文元大也首子猶大子矣魯公伯禽為周公首子凡

蔣邢茅胙祭皆餘子宇居繇桑柔同定四年左傳子魚曰管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案少皞之虛為武王初封之地後成王踐奄益之以商奄於是魯大啓其居奄龜蒙荒大東為周室輔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傳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疏

皆侯伯也錫之成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皆成王之命魯公也左傳云分之土田陪

敦是其事矣周初封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周禮鄭仲師注以為半皆附庸而鄭康成則以為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

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又地官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法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申之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周公至莊公十七君至僖公十八君而曰孫者自孫以下皆稱孫也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案此四句指廟祭言龍旂上公之旂畫以交龍也魯春秋享祀載龍旂郊祀建大常正義云異義古毛詩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是也承讀如大禘是承之承耳耳猶爾爾載馳坐轡爾爾傳爾爾也盛與眾同義玉篇緝六轡盛兒緝俗字文二年左傳引詩杜注云忒差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案此二句指郊祭言箋皇上帝謂天也天即所郊祭之天故明堂位注云昊天上帝魯不祭御覽禮儀部五經異義引賈逵說

日魯無園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
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
賈鄭說同祭法周人禘魯郊稷魯不禘魯而猶郊稷故
南郊祀天亦配后稷其實魯郊與周郊亦不盡同魯南
郊祈穀為一祭故於郊為祀后稷而亦祈農
事在夏正正月為郊之正時說詳噫嘻篇

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傳騂赤犧純也周公皇

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

毛魚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傳諸侯夏禘則不禘秋

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

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魚豚也載肉

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眾多也孝孫

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

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傳震動也騰乘

也壽考也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傳大國之賦

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公徒三萬

貝冑朱綬傳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增增眾也膺當承

止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

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疏傳訓

為赤純箋云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繁露郊事
對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
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案
此與傳訓合享以騂犧三句冢上章郊祀帝稷而言周
公皇祖此倒句猶云皇祖后稷耳二句冢上章春秋享
祀而言下文因極陳僖公祀周公於大廟之事明堂位

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祭統外
祭郊社下言內祭大嘗禘詩亦先言郊祀后稷下言禘
祀周公皆是成王康周公之禮也詩與禮記文義正同
○嘗四時祭名天保篇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經言
嘗禘乃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
者禘禴亦四時祭名也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
以饋會享先王鄭注云肆獻裸饋會享在四時之上則是
禘也禴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注
云追享朝享謂禘禴也禘禴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此天子
於四時之祭之外兼有禘禴二祭也何休文二年公羊
注禮天子特禘特禴諸侯三祭三薦何解與毛義同然
則禘禴者即周禮之所謂閒祀耳魯論禘禴聚訟紛
然其實祇辨吉時兩事而已今即毛傳義而申明之傳
云夏禘禴秋禴禴必連言嘗中庸云明乎禘嘗之義祭
言禘少言禴言禴言禴必連言嘗中中庸云明乎禘嘗之義祭
統云禘嘗之義大又云魯內祭有禘嘗禴禴禴禴禴禴禴禴
之禘禴為四時大祭之一於夏則言禘於秋則言嘗言
禘知禘為四時大祭亦言嘗知禘乃四時之一祭也禘
唯見於公羊穀梁及曾子問大抵皆吉禴非時禴然公

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韋玄成何休鄭玄皆以為一禘
一禘此蓋於吉禴之後新主入親廟行其常祀而言之
是四時有禴矣漢書匡衡告謝廟毀云天子閒歲而禴
謂時禴也則知謂有禴無禴與禴禴一祭二名以時祭
而混入於吉祭之說者皆非也傳云諸侯禴禴不禴嘗
天子禴禴又禴嘗則禴禴非四時常祭可知藝文類聚
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五經異義三歲一禴此周禮也
五歲一禴疑先王之禮也文疑有誤奪當云三歲一禴
五歲一禴也百王之通義故云先王之禮也三歲一禴
禴吉祭也百王之通義故云先王之禮也三歲一禴
歲一禴時祭也夏殷之未備故云此周禮也當三年則
禴當五年則禴較時祭為大也說文云春祭曰禴夏
祭也禴禴祭也周禮曰五歲曰禴禴大合祭先祖親疏
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禴許以祠禴禴禴禴禴禴禴禴
時祭可知是固以說文為定論矣說苑脩文篇言四時
常祭之外亦云三歲一禴五年一禴可見西京舊說悉
有師承則知以三年禴畢之禴禴而誤為時祭三年禴
五年禴本為四時之殷祭而又或誤為吉祭者又非也
傳云夏禴秋禴則禴禴定以夏秋可知明堂位言季夏
六月禴周公禴記四月故禴在孟夏獻子改為孟秋行

禘故譏其失禮此禘在孟夏之證也孟夏禘孟秋禘獻
子改爲孟秋禘則廢一禘祭矣天子諸侯之有禘必有
禘禘當在孟秋也通典禘祭上引崔靈恩說禘以夏者
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
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禘以秋者以合聚
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禘者合
也此即本毛傳禘屬夏禘屬秋之義也若吉禘吉禘本
無定月周禮鬯人疏引賈逵服虔說三年終禘遭烝嘗
則行祭禮則與時禘時禘其禮有定時者不同天子吉
禘行於路寢大廟長發是也時禘時禘皆行於路寢大廟詩傳
是也諸侯特祀即吉禘合會也魯參用天子禮故吉
於大祖廟諸侯大祖廟即大廟也魯參用天子禮故吉
禘在新宮其吉禘及時禘時禘皆行於路寢大廟詩傳
可攷也詩言秋而載嘗載與再通載嘗者既行秋禘再
行秋嘗也故傳言諸侯秋禘則不嘗禘禘禘言也秋而載
言夏禘則不禘禘言諸侯秋禘則不嘗禘禘禘言也秋而載
嘗知五廟皆享也夏而禘禘知大廟特禘也則經于秋
言嘗而不及禘于夏雖不明言禘而實行禘而又不於秋
禘傳乃補經義以申明之衡古橫字禘者謂以橫木
偃束之傳但云設牛角而不言橫木者文義易明耳說

文福以木有所逼東也詩曰夏而禘衡地官封人凡祭
祀飾其牲牲設其福衡鄭司農注云福衡所以福持牛
也謂夕牲時案鄭與許並同毛義祭前夕之牛必設福
衡者即穀梁傳展斛角而知傷之意杜子春解福衡以
爲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豈是謂歟此言祭夕飾牲下文
乃正說禘事○文十三年公羊傳周公用白牡魯公用
駢桐此傳所本也說文云桐特也詩作剛即桐之假借
字桐爲特於白言牡於駢言特互詞也檀弓般人尚白
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駢鄭注云駢赤類是白赤皆純
色何注公羊謂駢桐爲赤脊之牲則其色非純矣案此
詩上言夏禘下言犧尊房俎及萬舞之樂皆是康周公
禮而詩言白牡必兼言駢剛者祀周公亦以祀魯公也
魯用天子禮樂故魯與周可比而論之禮記明堂位言
魯公祀周公於大廟知此大廟非周公廟也周公於時
爲魯禘廟魯公以夏禘奉禘廟主祀大廟猶周之清廟也
王考廟主祀清廟其禮相同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也
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此明堂爲路寢明堂即大廟之
前堂也魯大廟與天子路寢明堂同制周制天子親廟
四與大祖廟而五與二禘而七諸侯止五廟無二禘魯
亦無二禘而立出王廟如二王後周以后稷爲大祖魯

以文王為大祖大祖不遷不毀周文王武王皆為受命
之王魯周公魯公皆為受封之君亦不遷不毀然周至
懿王之世立文王為文世室孝王之世立武王為武世
室前此未有也魯世家周公旦子魯公伯禽子考公酋
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潰子厲公擢五世服盡臣
子一例其廟遷毀魯自魏公之世周公之主當遷於大
廟故即以大廟為周公廟不毀厲公之世魯公之主當
遷於大廟故即以大廟為魯公廟不毀大廟路寢
大廟也大室路寢大室也宗廟毀主藏於廟室之西壁
周公魯公不毀故遂以路寢大廟為周公廟路寢大室
為魯公廟此魯廟制之大凡也不則魏厲已後別立大
廟大室則魯有七廟矣不立大廟祀周公大室祀魯公
則周魯皆遷毀矣大廟之祀周公尚不始於遷毀之日而
實始於受封之時但受封周公尚在大廟則大廟之祀周
大廟至當遷毀之時後則其主奉於大廟則大廟之祀周
公在成王之時以大廟之奉周公主乃在魏厲之後春
秋經桓二年納郛大鼎于大廟臧哀伯諫證之以清廟
茅屋昭其儉德則大廟即清廟也穀梁傳以為受路而
遷以事其祖以周公為弗受則此大廟為周公廟也天
子吉禘在路寢明堂諸侯謂之特祀在新主廟故閔二

年始僭吉禘之稱而於莊公新廟不於大廟文二年有
事于大廟僭行天子吉禘在明堂之禮故春秋書有事
公穀皆以為大禘此僭禮之失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亦謂周公之弗受也周公至僖十八
世魯公至僖十七世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
之廟武世室也孔疏云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竝
譏之不立也又武宮之廟立於武公卒後其廟不毀
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
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
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與案記
文當作魯公之廟世室也此因周有文世室又有武世
室故遂以武公之廟足其數此失當成公立武宮之世
遂以改竄明堂位之文耳世室夏之明堂重屋殷之明
堂世室亦為大室春秋文十三年秋大室屋壞左傳杜
預注云大室大廟之室孔疏云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
為大廟之室也漢書五行志中春秋經大事于大廟躋
釐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響有禮義者也釐雖愍
之庶兄嘗為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
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

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
 將墮周公之祀也引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
 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左氏先師舊說信有明證矣周
 廟中央大室為魯公廟左氏先師舊說信有明證矣周
 公受封不之魯魯公雖始受封而實出自周公故祀不
 偏重周魯之在魯猶文武之在周也魯之禘祫周魯合
 祭於大廟大室猶文武合祭於清廟明堂也故曰魯王
 禮也明堂位言禘周公詩言祀周公亦祀魯公皆所以
 頌僖公能修廟祀之禮迨僖公子文公不於大廟聽朔
 浸致大室屋壞魯公廟壞則周公之廟亦因之而不修
 故孔子錄僖公詩有以也此因詩言合祭周魯而因詳
 證魯國廟祭之制如此又案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
 喪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
 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預注云宗廟所出王之
 廟祖廟始封君之廟周廟文王廟周公之廟即祖廟也
 杜元凱注甚見明晰文王為魯始祖故廟為宗廟此即
 王制昭穆之大祖廟也周公為魯始祖故廟為宗廟此即
 廟祖廟周公大廟此即月令左右个之大廟也周禮天
 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
 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司農即引顧命王崩陳

實於面序東序西房東房行事之見於經者以為證又
 與左傳納部大鼎於大廟臧哀伯諫置賂器者合是周
 大廟亦稱祖廟矣解之者往往於昭穆及左右个兩制
 不明則大祖廟與大廟混而合之宗廟與路寢併而同
 之是不可以不辨路寢詳見下○犧沙聲同沙讀為娑
 假俗字也傳云有沙飾疑沙下奪羽字正義云此傳言
 犧尊有沙羽飾是正義本有羽明堂位尊用犧象山壘
 注犧尊以沙羽為畫飾鄭同毛說亦有羽皆可證周禮
 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注云獻讀
 為犧犧尊飾以翡翠翡翠即羽也鄭志張逸問曰犧讀
 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荅曰刻畫鳳皇之
 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禮
 器犧尊疏布鼎疏引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娑
 尊也案此鄭注即鄭志沙為鳳皇其實沙為羽之狀非
 必謂鳳皇也禮記述聞引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為
 犧尊淮南子倣真篇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則犧尊木
 質而畫以沙羽為飾阮謹以為牛飾王肅以為牛形悉
 為臆說執競傳云將將集也集猶合作也犧尊朝踐之
 尊始祭而合作之將將然也王肅將將訓美盛失之魚
 當作炮釋文蒲包反與六月韓奕之魚音甫九反者別

也瓠葉傳毛曰炮單言炮連言毛炮傳云豚者封人歌
舞牲及毛炮之豚傳所本也鄭注云毛炮豚者燂去其
毛而炮之周禮作炮不誤禮運注云古者燂豚以
之上鄭讀掉為孽鹽鐵論徹不足篇亦云古者燂豚以
相響焯與掉同祭用毛炮豚即上古掉豚之遺意也曲
禮左穀右載穀為豆實則載為籩實鄉射記薦脯用籩
五職祭半職橫于上古文職為載是載在籩也天官籩
人朝事之籩有膾加籩有膾說文載大鬻也大鬻即膾
也載乾物羹濡物載羹亨人祭祀共大羹羹傳所本也
也羹為大羹羹者亨人祭祀共大羹羹傳所本也
大羹實於瓦豆說見生民篇爾雅肉謂之羹羹以菜和為
之滑則羹者肉滑之謂之羹羹不加菜和為羹羹以菜和為
羹羹菜謂之羹故又謂之羹羹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苳
豕薇皆有滑特牲記羹謂之羹羹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苳
采蘋釋文引鄭注云羹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也明
堂位俎用俎又注云俎有虞氏以俎夏后氏以俎殷以
俎周以房俎詩稱周器故言大房記稱四代之器故言
俎有房俎傳云半體之俎也者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
則房俎為半體之俎故左傳謂之體薦也全俎全體之俎

廟用房也飲即饗饗亦行於廟也凡宗廟舞諸侯以羽
唯天子兼以千萬舞有干有羽也春秋宣八年夏六月
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此周公廟用萬
也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此羣廟不用
萬也詩為祀周公故萬舞矣傳云洋洋眾多也者明堂
位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積禘而舞大夏祭統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積禘而舞大夏祭統
韓詩傳萬大舞也○孝享也孝孫享祀之孫謂僖公也
逸禮禘于大廟祝稱孝子孝孫慶猶福也案此已下皆
蝦辭也震動生民時邁同騰稷十月之交同不動無敢
動搖也不乘無敢乘陵也傳釋壽為考三考義未聞疑
考乃老之誤張衡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
壽薛綜注云三壽三老也又新序禘事五詩曰壽胥與
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下章壽三家詩釋為老則
與此三壽為三老義同箋云三壽三卿也應是申成毛
訓椒聊傳朋比也古比方合不分上去聲三壽作朋
意謂君與臣合德也○公車千乘此賦兵之車數也司
馬法有二說一說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
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一說云六尺為步
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
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終終千井三百
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終為同方百里萬
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方百里萬
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案前一說甸出
一乘因是而推則四甸為縣出十乘四縣為都出百乘
後一說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
同何休宣十五年公羊注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語學而注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初大國百里賦
為一乘起十井一同出千乘而不知周初大國百里賦
止百乘其後益封方五百里於是大國車千乘矣論語
道千乘之國謂成國也井邑丘甸縣都出賦法通成終
同出軍法說者混為一制非也千乘亦有二說一說以
一乘七十人計之千乘當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
充二軍為次國不足充三軍為大國傳云大國之賦千
乘賦出賦也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馬當餘羨於三軍
與賦不同術也魯所出之賦千乘人數當餘羨於三軍

不當退減為二軍致不合大國三軍之號理甚明也昭
八年秋蒐于紅左傳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此謂
魯蒐軍實也明堂位成王封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此
謂魯車大數也皆出賦而非出軍固有此七萬五千人
之多也禮記坊記制國不過千乘疏引五經異義云公
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
許叔重說得之矣傳云朱英子有英飾也彼言英此言朱英
清人二矛重英傳重英子有英飾也彼言英此言朱英
則英飾謂朱也飾縣毛羽其色朱正義謂絲纏而朱染
之非是滕縮小戎同綠滕弓飾也弓納諸鞞而繩之綠
其飾也二矛詳清人篇重弓二弓云重於鞞中者即小
戎篇所謂交鞞也鬯讀與鞞同○公徒三萬此出師之
軍數也徒即司馬法徒二人徒二十人徒三萬人徒二
千人也鄭箋以三萬為三軍正義引鄭志答臨碩謂此
為二軍有此兩解案三萬二軍是也詩意先言賦後言
軍千乘為賦三萬解案三萬二軍是也詩意先言賦後言
從戎之飾文義顯然蓋家賦軍徒四事實用遞減之法
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
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穀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於家任之人定賦約十而用一

一乘七十五人千乘七萬五千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
 人是於賦乘之人定軍約二而用一三軍二萬五千人
 是於軍興起徒約三而用二故古者比年簡徒三年簡
 車臨陳行師亦復選徒治兵周禮天子六鄉六軍六卿
 掌之小國一鄉三軍一卿掌之此定軍之制也出師不
 盡行故大國三軍三卿其一卿一軍畱守二卿二軍出
 征伐襄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卿上士三卿也作三軍何
 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繁露爵國篇
 云諸侯大國四軍此謂卿為帥士為佐故有四軍之號
 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作三軍傳云古者天
 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傳云
 貴復正也舍中軍為復正穀梁亦謂魯當用二軍公穀
 傳皆就魯出師之制言之何休隱五年公羊傳注云禮
 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六師三見於詩莊十六
 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諸侯一
 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二軍之證也齊語萬
 人為一軍公帥中軍國子高子帥二軍三軍三萬人雖
 是變古然亦通率方伯二軍之制為之傳云貝飾謂以
 貝為飾穆天子傳朱帶貝飾三十與此貝飾同云以朱

綬綴之者說文綬綬也綬縷也古文作綬朱綬謂以染
 朱之綬綴貝於胄正義則誤為綴甲也○增增眾爾雅
 釋訓文郭注云眾駁之貌下武賚傳皆云應當也史記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孟子作膺趙注膺
 擊也丁公著作應膺聲同當擊義同沔水傳懲止也
 史記引詩荆舒是徵徵古懲字承與懲亦聲同故懲謂
 之止承又謂之止箋云天下無敢禦之禦亦當也止也
 案下二章頌僖公伐淮夷及荆楚此章先追美周公伐
 功與殷武篇述成湯時氏羌享王同其篇例小雅漸漸
 之石刺幽王戎狄叛之荆舒不至則周初之戎狄荆舒
 率服可知也僖公唯從齊伐荆若戎狄與舒未嘗有事
 孔仲達疑不能明要誤於鄭謂夸美僖公耳孟子滕文
 公篇引此詩而釋之云周公方且膺之又云是周公所
 膺也此其明證矣舊分章自享以駢犧以下三十八句
 為一章章首從祀帝祀稷說起因而享祀大廟備陳魯
 賦之大征伐之美工祝又致神之意再作嘏此皆在廟
 中美周公不頌僖公也觀舊分章知古說之不可易○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嘏孝孫之辭少牢禮工
 祝嘏主人之辭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亦此意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莫不率從魯

侯之功疏泰當作大釋文作大山韓詩外傳說苑禘言

嚴節南山傳嚴嚴積石見大山積石之最高大者也詹

至采綠同至者言所至境也魯邦在大山之陽詹韓詩

外傳說苑作瞻風俗通義山澤篇初學記地部引詩皆

作瞻義異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博有龜山水經汶水

注龜山在博縣北一十五里管子望山懷操故琴操

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

歸龜陰之田是也案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南有龜

山哀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盟于蒙杜注云故蒙陰城

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顯與國在

蒙山下然則論語之東蒙即蒙山矣今蒙陰縣在山東

沂州府傳云荒有者荒與通爾雅無有也郭注引

詩作撫葉鈔釋文引韓詩作允至也箋荒奄也義並相

近大東魯東境海邦即魯東境之極邊左傳管敬仲曰

齊大公所履東至于海猶此意也服淮夷詳泮水篇箋

云魯侯謂僖公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貉及彼南夷莫

不率從傳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貉蠻貉而夷

行也南夷荆楚也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傳若順也疏鳧

在今鄒縣西南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邦國繹山在北

案邦魯附庸國故繹山在魯宇也邦後改為鄒或作騶

以致文義不明淮上之國不與華同故席之曰夷淮夷在魯東南故更以南蠻東貉評之也傳云南夷荆楚也者楚亦夷也居中國之南方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殷武傳荆楚荆州之楚國也僖四年春秋經公會齊侯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八月公至自伐楚此僖公伐荆楚事也若順烝民同順讀國語諸侯稱順焉之順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傳常許

魯南鄙西鄙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宐大夫庶士邦國是

有既多受社黃髮兒齒疏純嘏皆大也眉壽言常也卷阿云純嘏爾常矣常魯南鄙

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會邑於薛杜預左傳注云薛魯地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邾之境索隱云常蓋田文所封邑案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周滕國在今滕縣西南而薛城又在滕縣東南常邑近薛是為魯

之南境也齊語齊桓公反魯侵地棠潛管子小匡篇棠作常不審即魯頌之常抑春秋之棠歟許魯而鄙箋云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案今河南許州中隔陳衛成王營雒邑時以為周朝宿邑許田在魯之西而周公朝宿在焉是即魯之西境也鄭與魯易假許田在隱桓之世則許田久屬於鄭疑魯南鄙之常自莊閔而後或又屬於齊故頌僖公復故宇乃就故宇極邊邑言之耳孔仲達謂僖公得許田而春秋闕漏恐不然矣傳以常許為魯南鄙西鄙鄭不得明文遂以許為許田而又推本薛旁之嘗即詩之常邑皆以申傳而仲達為易傳亦非晏子襟上篇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是魯有許邑矣然齊在魯東北不應起師伐魯西邑與許為面鄙不合縣傳云宇居也○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僖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案兒古覲字爾雅云黃髮覲齒壽也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斲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易傳

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桷榱也易大貌路寢孔

碩新廟奕奕傳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奚斯所作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曼長也疏徂唐石經作來水經汶水注汶水西南流逕

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亦曰尤徂之山

案徂徠山在今泰安府東南新甫山在今新泰縣西北

漢武帝改稱宮山度古劇字八尺曰尋說文云周制寸

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尋度人之兩臂

為尋八尺也爾雅釋宮桷謂之榱傳所本也說文云桷

榱也椽方曰桷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易者席之假借

字禹貢海濱廣席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廣易此易席聲

通之證也說文席卻屋也段注云卻屋者謂開拓其屋

使廣也俗作斥作斥文選魏都賦注引蒼頡篇云席大

也○傳云路寢正寢也殷武傳亦云寢苑修文篇春秋曰

於篇末亟言修治路寢之事劉向說苑修文篇春秋曰

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

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左路寢

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

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路寢繼體君世不

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柰何高

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

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柰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

之君之寢曰左右承明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

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案此春秋魯定公十五年

君之傳也路寢十二室之總稱其路寢之中即大廟始封

君之主在焉故謂之始封君之寢繼體之君疾病歿喪

不在此也左居東即青陽大廟故謂之左路寢右居西

即總章大廟故謂之右路寢前南堂為明堂承乎明堂

之後故路寢又謂之承明魯與周同制此必積古舊說

路寢居宮之中央右社稷而左宗廟故經言路寢必連

及新廟也劉向別錄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

堂辟雖右宗廟社稷何休注桓二年公羊傳云質家右

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然則劉子政所言蓋

殷制也殷宗廟在路寢之西周宗廟在路寢之東則宗

廟在路門內路寢之左此其義證故魯語云合神事於

內朝是也上公九命國家宮室以九為節城方九里宮
方九百步三乘之得三百步者九與天子宮城之制同
前有門朝後有寢市各三百步者三路寢制如明堂方
三百步其左右亦各三百步五廟並列可容也夏官隸
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詩
云寢廟釋釋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呂覽季春紀及
淮南子時則篇薦鮪于寢廟高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
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獨斷云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案凡五廟之制前廟後寢毛詩新廟奕奕者據毛三家詩作寢
廟釋釋奕奕高前廟後寢毛詩新廟奕奕者據毛三家詩作寢
也毛詩作新廟傳云閔公廟與穀梁傳新宮為禰宮者
同以僖公為閔公後而連及之特舉五寢廟之一耳與
三家詩實無異也唯鄭箋以為姜嫄廟○傳文有大夫
公子奚斯者上奪復句經文奚斯大夫公子魚也傳中廟字小
補正奚斯公子奚斯即魯大夫公子魚也傳中廟字小
箋改從詩字奚斯所作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詩
與節南山巷伯嵩高烝民末章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
奚斯頌魯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
作也毛與韓不異偃師武虛谷援楊子法言後漢書曹
褒傳班固傳及諸石刻之文度尚碑大尉劉寬碑綏民

校尉熊君碑費汎碑楊震碑沛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
表一可證說詳段氏經韻樓集案段說是也鄭意魯
頌四篇皆史克所作故解奚斯所作為監作新廟與毛
韓異不知史克作駟奚斯作閔宮史克見左傳在文公
十八年至宣公世尚存見於國語奚斯見於閔公二年
故文公二年傳已引閔宮之詩則奚斯作閔宮必在史
克作駟之前此其顯證矣嵩高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傳
云肆長也曼肆訓同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
薛君章句亦云曼長也

卷二十九終

詩毛氏傳疏卷三十

長洲陳奐學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商頌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疏

那五篇皆商詩堯之時契封於商湯有天

下仍舊號焉今陝西商州是其地魯大師有商頌故孔子得錄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疏

成湯功成作大漢之

樂繼世子孫祀其先祖作此樂歌也國語閔馬父之言曰管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是為子夏作序之源流也左傳稱正考父佐戴武宣則正考父為戴公時大夫戴公當周宣王時宣王中興修

禮樂正考父得以考校而錄商頌十二篇自幽王之末
六代禮樂又遭廢壞孔子錄詩僅得五篇附諸周頌之
末所以學殷存宋備三統之文仍大師之舊而非自孔
子刪之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
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云韓
詩章句亦美襄公司馬貞駁之矣古甫父通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傳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成

也夏后氏足鼓般人置鼓周人懸鼓奏鼓簡簡衍我烈

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傳衍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

也假大也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傳

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

物之成周尚臭般尚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

萬舞有奕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鐘曰庸

斲斲然盛也奕奕然閑也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
言則曰猗與猗於為歎詞與乎皆語詞歎美歎也辭當
作詞那多桑扈同云多者美歎成湯多武功以定天下
也周禮戰功曰多鞀鼓節下管之樂書云下管鞀鼓其
義證也詩於章首言鞀鼓下文又言鞀鼓淵淵嘒嘒管
聲是鞀鼓節樂故傳云樂之所成也足鼓今禮記誤倒
正義及有瞽正義引皆不誤置鼓禮記作楹鼓繁露作
程鼓程楹古聲同詩作置傳依經字言也置之為言樹
也禮記注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是置與楹同義也箋
置讀曰植禮記注及廣雅曹憲注引詩作植毛詩作置
或三家詩作植夏足般置周縣傳引禮記明堂位文以
明三代鞀鼓之制有虞氏有鞀鼓其制未聞也有瞽傳
云縣鼓周鼓也鞀鼓也周人以鞀鼓為縣鼓此詩言

管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夷說也先王稱之

曰自古古曰在管管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顧

予烝嘗湯孫之將疏猗於一聲之轉歎謂之於下加一

言則曰猗與猗於為歎詞與乎皆語詞歎美歎也辭當

作詞那多桑扈同云多者美歎成湯多武功以定天下

也周禮戰功曰多鞀鼓節下管之樂書云下管鞀鼓其

義證也詩於章首言鞀鼓下文又言鞀鼓淵淵嘒嘒管

聲是鞀鼓節樂故傳云樂之所成也足鼓今禮記誤倒

正義及有瞽正義引皆不誤置鼓禮記作楹鼓繁露作
程鼓程楹古聲同詩作置傳依經字言也置之為言樹
也禮記注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是置與楹同義也箋
置讀曰植禮記注及廣雅曹憲注引詩作植毛詩作置
或三家詩作植夏足般置周縣傳引禮記明堂位文以
明三代鞀鼓之制有虞氏有鞀鼓其制未聞也有瞽傳
云縣鼓周鼓也鞀鼓也周人以鞀鼓為縣鼓此詩言

殷制靴鼓為置鼓殷改夏之足鼓周又改殷之置鼓然
儀禮大射儀設建鼓周亦未嘗不用置鼓所易為縣者
唯靴鼓耳鄭解詩靴與鼓為二直謂殷人之鼓皆置而
周人鼓即四面建鼓也執競傳云簡簡大也四面建鼓
作其聲大也衍樂南有嘉魚同烈功烈也詩祀成湯故
烈祖為湯有功烈之祖是傳明以烈祖指湯正義則云
美湯之先公誤也烈祖為湯湯孫為湯後世之孫湯孫
猶孝孫也假訓大綏安成平也言湯孫奏此大濩之樂
以樂我烈祖安享我大平之福也思語詞案此節言陳
樂奏樂下文即本此而申言之○靴鼓淵淵說文引作
叢鼓齶齶廣雅齶齶聲也采芑傳淵淵鼓聲也淵淵俗
字有駮作咽咽亦俗字管堂下管樂也靴鼓淵淵然管
則嘒嘒然和言其應節之聲和也管即篳篥也大射儀云
篳篥建鼓之間又云乃管新宮三終鄭注管謂吹篳篥以
播新宮之樂賈疏引禹貢注蕩大竹也諸侯下管新宮
天子下管象於商未聞也平訓正何彼禮矣同今本傳
文正下衍平字宜刪周語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
平此即既和且平之義也依訓倚大射儀云叢倚于頌
磬而絃周人縣叢於頌磬之西般人當置靴於頌磬之

面傳實本禮經為訓也鼓鐘傳笙磬東方之樂此傳云
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其意指頌磬為西方象
成之樂言之而不明言面者所該又不專指頌磬一器
也眡瞭掌播叢擊頌磬笙磬是播叢而笙磬亦無不應
之者天子有金奏下管之樂金奏擊鑄有編鐘以應之
則知下管擊磬亦有編磬以應之也又孟子萬章篇集
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也金為鑄鐘玉為特磬金奏鼓鑄鐘樂
之始下管擊玉磬樂之終猶成也鄭注中庸云振猶
收也磬以節下管之樂是謂之玉振與詩義亦合箋云
磬玉磬也玉磬尊故異言之鄭謂磬為玉磬足以補明
傳義矣考工記梓人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白虎
通義禮樂篇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其氣清
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
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樂用磬也竝
與傳義同周尚臭般尚聲此禮記郊特牲文也傳引之
以為般尚聲之證周尚臭類及之與上文言般置鼓而
周縣鼓連及之同其例耳蓋湯武皆以武功定天下天
下大平乃更制作焉故傳毒舉般周以見今古改革之
大端也郊特牲般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

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孔疏云尚聲謂先奏樂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謂搖動也闕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奠謂奏樂三止者金奏也升歌也下管也下管為弟三節三聲告止然後殺牲入祭此般人尚聲繁露質文篇云先用玉聲而後烹○赫為盛穆穆為美正是贊歎成湯之人傳釋此湯孫謂湯尚聲之子孫者言先王作樂崇德所以克盡其為人子孫為道以為後世子孫法也箋易傳湯孫為大甲正義從王肅以經三湯孫皆謂湯為人子孫以為終篇述湯生存之事與序祀成湯義有非且烈祖殷武之湯孫又作何解乎傳必有本而云然不得執一端以該全經也庸讀為鏞古文假借字庸為大鐘則鼓為大鼓靈臺賁鼓維鏞傳賁大鼓也鏞大鐘也義與此同經言數傳云數數廣雅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釋盛貌數驛驛竝同盛者謂聲樂盛也賓之初筵籥舞笙歌傳秉籥而舞與笙歌相應矣故特盛之也萬舞以干羽見簡兮萬舞與庸鼓相應矣故特盛之也萬舞以干羽見簡兮

傳何注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制也案六舞唯大武大濩為武舞餘先王樂為文舞周舞以武為已樂以大濩為先王樂或亦用大夏經無明文可證也大濩為已樂其用先王樂或亦用大夏經無明文可義也經言奕傳云奕奕墨子非樂上篇萬舞翼翼章聞于天翼翼與奕奕同奕奕閑又采薇傳翼翼閑奕奕一閑為往來皇矣閑閑為動搖竝與舞容義近此自鞞鼓淵淵至萬舞有奕入句皆極陳殷樂之盛美有瞽云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是也○我有嘉客已下八句有瞽云我客戾至永觀厥成是也○夷說風雨同澤亦說也版傳澤說也亦不夷澤亦夷澤也○不語助釋文作釋傳自古各本作在古誤魯語其輯之亂曰自古在管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管管曰先民毛傳正用國語韋注用毛傳作自古今據以訂正小旻

傳亦云古曰在管管曰先民云有作有所作也者作作
敬所謂傳恭也韋注云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
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也爾雅恪敬
也說文憲敬也憲恪古今字○烝嘗時祭也將大也謂
祀事大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疏

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
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

顯之號為中宗正義云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
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案匡衡學齊詩則齊魯說同
鄭注王制殷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蓋二昭二穆四
親廟與契大祖廟為五廟湯受命王其廟應毀而不毀
故殷人六廟然則中宗應毀矣詩篇末云顧子烝嘗
烝嘗時祭及四親廟此為祀中宗親廟之樂歌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傳秩常申重
也既載清酏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

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傳酏酒賚賜也戒至醴

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約軼鎔衡八鸞鶴鶴以假

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

無疆傳八鸞鶴鶴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顧子烝嘗

湯孫之將

疏

箋云重言嗟嗟美歎之深上篇傳烈祖謂
湯有功烈之祖則此烈祖同也秩常賓之

初筵同箋云祐福也申訓重重下也字今補烈文篇錫
茲社福惠我無疆彼傳言文王錫子孫以無疆之祉福
此言成湯重錫子孫以無疆之常福文義正同及爾斯
所猶云以迄于今也○傳訓酏為酒清酏信南山早鹿
謂之清酒既載清酏猶云清酒既載也賚賜爾雅釋詁
文成平也賚我思成豕上文申錫之意言烈祖成湯賜
我子孫有此大平也闕宮傳云羹大羹鉶羹也大羹不
和五味和五味實於鉶謂之鉶羹則和羹為鉶羹也說
文籩五味盃籩也引詩作籩小篆作羹案亦有與既載
對文言既載清酒亦有和羹也鄭箋以和羹喻諸侯有

和順之德杜預注昭二十年左傳言中宗與賢者和齊
可否其政如羹此皆泥於晏子引詩釋和羹之義不知
晏子俗和羹之和比況君臣之和而詩意本無關設喻
也爾雅饗至也郭音屈節南山箋屈至也饗屈戒三字
聲義相通傳訓戒為至者言神靈之來至也饗讀與總同假
既戒既平猶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也饗讀與總同假
俗字也東門之粉箋饗總也禮記作奏饗奏雙聲假左
傳作嘏嘏者本字假者假俗字傳既分釋之而又總釋
之云總大無言無爭也者言承祭之孝孫與助祭之諸
侯能總集大眾無有言語無有爭訟美其心平而德和
禮記中庸篇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引詩曰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所謂敬信者亦是無言無爭之極至矣
綏安也眉壽黃耇皆壽徵言安我無疆之福壽也此
自既載清酌至黃耇無疆正言祀事○約軼鎡聲彼傳但
芒篇鸞當作鑿采芒瓊聲庭燎將將鑿鑿聲彼傳但
就鑿聲言之此傳鶴鶴就諸侯助祭言之故云言文德
之有聲也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與
此文德同假讀為嘏故訓大以假以享與我將我享句
同將享假享皆謂大享享獻也溥將皆大也臣工迄用
康年傳云康樂也執競傳云穰穰眾也來享唐石經作

響誤來假來享猶云以假以享也湯孫指祀中宗者說
中宗為湯之玄孫則祀中宗湯猶在親廟之列本諸湯
者猶章首稱烈
祖之意云爾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疏箋云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

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
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
廟而後禘祭於大祖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
年而載般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案鄭箋未禘祭
先禘廟釋文以為此是後本與禘禘志不同者固以後
本為定論矣周禮鬯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
始禘引穀梁傳于練焉壞廟為證又何注閔二年公羊
傳云禘之于新宮然則鄭蓋自用其師說耳士虞記夙
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且而禘則薦卒辭曰哀
子某來日某濟禘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明日以其班
禘日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禘爾孫某甫尚饗士於未禘
設祭禮亦然也此箋本諸侯禘禘以為言也諸侯三年

喪畢特祀新主春秋僭稱之為禘禘而後禘於大祖入
親廟而行時禘與五廟同天子三年喪畢大禘於
路寢大廟猶諸侯特祀新宮唯典較重大耳禘畢而禘
與諸侯同鄭意殷武祀高宗為專祀親廟之詩玄鳥祀
高宗為禘祭大祖廟之詩
故遂改序祀字當為禘字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玄鳥傳玄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

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

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宅殷土傳玄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傳玄

大貌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

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傳武丁高宗也勝任

也龍旂十乘大糝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

海傳畿疆也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

宜百祿是何傳景大員均何任也疏玄鳥一名鳥又名

七年左傳玄鳥氏司分者也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
至傳云春分玄鳥降以釋經玄鳥降之義簡狄帝嚳之
妃契之母也有娥氏簡狄母家之國名高辛氏帝謂帝
嚳也禘禘宮祈子之宮也簡狄於玄鳥至之日因祈禘
而生契契為湯之先祖堯始封於商後為湯有天下之
號傳釋此以明經天命生商之義也帝高辛率妃簡狄
祈禘生契生民傳言率妃姜嫄祈禘生后稷自是一時
之事在帝高辛世已有郊禘之宮周人立姜嫄廟為禘
宮殷人或立簡狄廟為禘宮也鄭注月令云高辛氏之
世玄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後世以為媒官嘉祥而
立其祠焉據此則禘宮始於殷世矣鄭注禮記與毛詩
傳不同至箋詩亦不言郊禘生契其意亦不從毛詩傳
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月令章句玄鳥感陽而至其來
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
玄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
生商此與毛義合○闕宮傳宅居也書序云自契至于

成湯入遷成湯始遷居亳其後盤庚五遷治亳之殷地
 即成湯舊居武丁祖亳亦從成湯舊居詩為祭武丁而
 作故推本乎天命生商之始必以居殷土而言之也襄
 四年左傳芑芑禹迹畫為九州杜注云芑芑遠貌大與
 遠義相近古自也武湯為古則武丁為今也帝天也
 正訓長猶常也說文或域一字或謂之有域亦謂之
 有也殷土邦畿內四方邦畿外方命厥后方四方后君
 也言天於四方乃命武湯為天下君也奄有九域薛君章
 文選潘勖冊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奄有九域爾雅釋
 句云九域九州也此九有即為九域之假字矣爾雅釋
 地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雒州漢南曰荆
 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
 齊曰營州孫炎郭璞竝謂此蓋殷九州之制○王肅謂
 先廟號稱高宗詩人禘讀始為懈怠王訓危始則非也序
 也此已下皆歌高宗之德在武丁孫子猶云在孫子武
 丁倒句之以就韻耳王肅用邢傳釋湯孫善為孫子孫
 以釋此經謂美高宗武丁善為人之子孫其述毛是而
 義同說文任保也案篇中曰武湯曰后曰先曰武王

皆謂湯也長發傳武王湯也於此篇武王不傳者以上
 言武湯則此武王為湯易明矣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
 武丁孫子言商湯受天命無有懈怠以傳至武丁孫子
 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武丁為湯之孫子於武湯
 王天下之業亦無不任之也經上三句從湯下及高
 宗下二句又從高宗上及湯皆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
 而受命也靡不勝與不始同義箋以勝為勝伐而以武
 王為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但詩頌高
 宗不應專美其子孫箋非傳義正義云此武丁為人之
 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
 之孔亦當用王肅說王以武王指湯是也觀禮侯氏載
 龍旂十乘元戎十乘也說文饔或作糒特牲饋會禮注
 古文饔作糒天保洞酌傳皆云饔酒會也釋文引韓詩
 云大糒天子千里地鄭改序文祀為裕其本韓詩歟○說文
 云畿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則言畿畿周禮大司馬九
 畿故書畿為近鄭司農注云近當言畿畿近聲之轉王
 制千里之內曰甸是古者以千里之內曰甸亦曰畿也
 傳訓畿為疆言王畿之疆界也千里之內曰甸亦曰畿也
 肇域彼四方肇始域有也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
 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

戎六蠻謂之四海此殷之四海也箋云假至也祁祁眾
多也景與京通京為大故景亦為大也員讀為圓說文
圓圍全也讀若員管子有地員篇地員即土均周禮度
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即均齊是員為均也傳釋景員為
大均與長發幅隕為廣均訓雖同而意實異長發廣均
承上文禹敷下土方而言此大均承上文四海來假來
假祁祁而言蓋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故
詩人言四海之朝貢來至于河者乃大均也禹貢揚州
錫貢沿于江海夏本紀地理志皆云錫貢均江海馬融
本亦作均云均平也馬治古文尚書則今古文皆作均
矣詩書義同咸宜言皆合義也古宜義通用隱三年左
傳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譽之命以
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是宜為義也又昭
七年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何施
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
之賜案傳訓何為任正本左傳何俗作荷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長發大禘也

疏

大禘吉禘也殷人無二祧其時禘於大

不謂之大天子諸侯崩歿皆在路寢其栗主亦在路寢
三年喪終之祭諸侯謂之特祀天子謂之大禘禘畢而
禘於大祖廟天子諸侯皆謂之大禘般人以契為大祖
未於大祖廟行大禘禮先特祀新主於路寢大廟此即
終王之吉禘也於其禘也較時禘為大序云大禘則非
時禘矣周語終王韋昭注云終謂終世也漢書韋玄成
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
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古春
秋左氏說古者禘及郊宗石室通典禮九禘禘於晉博
士徐禪引許慎說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
廟以致新外者也說文云禘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
又云禘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案五歲禘為時禘
三歲禘為禋終之禘宗廟主藏於大廟之室禘郊祖宗
四者皆配天大祭則迎其主設奠於圓丘南郊明堂若
喪終之禘即於路寢大廟出主而陳之以合會時禘止
及毀廟大禘則及禘郊祖宗晉裴樞云是為郊宗之上
復有石室之祖虞夏殷周皆如是也曾子問老聃曰天
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

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此即王制所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也天子諸侯崩歲親廟之主皆藏諸祖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卒哭三年喪畢乃出陳之天子祖廟即路寢大廟也是親廟徧禘於大廟矣通典引逸禮曰禘于大廟毀廟之主升合會是毀廟亦行禘於大廟矣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魯行大禘亦不於大祖廟而於大廟是僭天子路寢大禘之禮然亦可見天子大禘自在路寢也汲郡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謂成王三年喪終吉禘成王崩喪皆行於路寢書顧命篇有明文可證喪畢之禘當亦在路寢后稷文武之主毀廟未毀廟皆於路寢合會故統言之曰先王又春秋傳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謂惠王三年喪終吉禘周人大禘禘文武明堂者大廟之前堂也大室者大廟之中央室也文武栗主在焉故曰有事於文武也知周即知殷矣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鄭意以周況殷契為殷之大祖南郊以契配天猶禘為周之大祖南郊以稷配天故遂以此大禘為南郊祭契之詩但周禮內司服賈疏引白虎通義周官祭天郊祀

夫人不與而詩首章先言有娥盤庚言大享功臣從祀鄭注大享謂烝嘗而郊天無功臣從享之文乃詩末章并及伊尹似皆不合元和惠棟諦說定為吉禘成湯之詩與竊謂般人以成湯為受命之王五世當遷其主納於路寢大廟而即以成湯專廟故後王新主亦以文武為禮必以成湯為禘主猶之周人後王新主亦以文武為禘主周固因於殷也故篇中述湯受命功德綦詳或亦祀高宗之詩上篇為大禘而此篇為大禘歟而詩又何不一及高宗也禮無明文宜從蓋闕之例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芑芑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傳濬濬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

也疏濬濬爾雅釋言文傳濬濬下當有也字長猶常也洪大釋詁文玄鳥傳芑芑大兒芑芑猶湯湯也方

四方外邦畿之外傳云諸夏為外者禹有天下曰夏故畿內為夏畿外為諸夏也說文幅布帛廣也引申之凡

廣皆曰幅玄鳥傳員均也隕員皆圓之假借字箋云隕
當作圓謂周也越語廣運百里廣運即廣均之義幅
隕既長言其疆之廣大均平而又能久長也○傳釋經
有娥為契母則子為契帝高辛氏帝嚳也將訓大謂長
大也契母有娥氏女簡狄長大配高辛氏帝嚳生子契故
禹有功堯立國於商後湯有天下仍其始封之舊號故
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也殷人禘嚳大禘禘主皆合
會祭天后夫人不與大禘則先妣有娥當亦合會史記
殷本紀云桀敗於有娥之虛蓋桀都河南有娥與桀都
相去當不甚遠淮南子墜形篇有娥在河南於聲求義高
注云娥讀如嵩高之嵩案嵩高山在蒲州北此由桀都
說自得諸師讀張守節謂有娥當在蒲州北此由桀都
安邑之說而誤鄭注書堯典云商國在大華之陽括地
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
子契所封也司馬貞以為
商即相土所居商丘亦誤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傳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疏國語周語玄王勤商十有
四世而興魯語自玄王以

及主癸莫若湯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
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是玄王為契矣高
注淮南賈注國語竝同漢書禮樂志以契玄王為二人
白虎通義瑞贊篇引詩以玄王為湯皆非也桓楹即大
楹桓圭為大圭是桓有大訓說文廣雅竝詰撥為治與
傳同釋文撥韓詩作發發明也大治大明毛韓意同時
契為堯司徒居二伯之職故小大之國皆其總領也達
通也履禮東方之日同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說苑復
恩篇引詩皆作禮禮本字履假借字率禮不越率用也
言用禮立教而不踰越也遂視既發發行也言巡視述
職已行其教也孟子滕文公篇云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
而振德之其此詩之謂與殷人郊契大禘郊主亦合會
○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襄九年左
傳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注云相土契
孫商之祖漢書五行志謂相土商祖契之曾孫非也烈
烈威釋訓文常武傳云截治也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

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戡爾整齊案相土殷之疏祖也大禘禘祖皆合會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傳至湯與天心齊湯降不遲聖敬

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傳不遲言疾

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疏也帝天也違回也不違無回德也

也云至湯與天心齊者言天命無回德之心至於湯乃同於天是湯有王天下之德也禮記孔子問居引詩鄭

注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湯升為君此三家義○不遲即疾之意晉語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

謂也箋云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與國語解湯降不遲句合傳意亦然也傳訓躋為升者文選閒居賦注引韓詩

云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韋昭國語注同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亦云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竝與毛詩訓

合禮記注日躋作日齊齊莊也或本三家義雲漢傳假至也昭假遲遲言湯之明明德於天下者至遲遲也王

肅述毛訓假為至是也遲遲以言不疾也箋云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禮記注云至于民遲遲然安和此三家義未審毛義然不也○祗敬也上帝是祗言敬是上帝也九圍猶九域也傳云九州說見玄鳥篇式法也帝命式于九圍言上帝命湯王天下為九州所觀法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傳球玉綴表旒章

也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傳綌急也

優優和也適聚也疏傳文球玉二字疑依箋改竄釋文

注皆云球美玉也美玉謂之球故小球大球為小玉大

玉小共大共為所執搢小球大球鄭義非毛訓也古毛

詩當作採後人或依鄭讀改作球耳廣雅拱球法也王

引之述聞以為三家詩義與謂毛詩亦皆訓為法法有

小大猶政有大小承上文式于九圍而言傳訓共為法義著下章則上章同義不傳此其例古綴表同義連文曾子制言中篇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晏子外篇行表綴之數呂覽不屈篇或操表綴以善晞望若施者

其操表撥者也綴與綴通此皆綴為表之義正義云綴
表未聞疎矣玉篇田部引詩作綴流云綴表也本亦作
綴葉鈔本釋文作綴流古冕旒旒旒本亦作綴流所以章
物故引申之即有章明之義章亦表也抑維民之章傳
章表也荀子臣道篇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
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荀謂斬焉枉焉
不同焉而齊之而順之而壹之此即章明法度之謂也
毛為荀之弟子故傳訓多依師說鄭箋訓綴為結旒取
喻於旒旗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旒旗之旒綴著於
繆鄭注郊特牲引詩作綴郵孔疏云言成湯施布仁政
為下國諸侯在暇民之處所使不離彊也彊彊梁也說
訓義本三家○玄鳥傳云何任也競彊也彊彊梁也說
文綵急也本傳訓急急疾也敷與布通優優和爾雅釋
訓文成二年左傳引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
優而百祿是適和之至也說文憂和之行也詩曰布政憂
憂案古憂愁作惠優和作憂許據詩作憂憂本字作優
優假借字廣雅憂憂行也蓋本三家適讀為擘說文引
詩作擘云東也爾雅擘聚也擘即擘破斧箋
道斂也斂亦聚也說文又云猶聚也適猶同

受小其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傳共法駿大厖厚

龍和也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傳難

恐竦懼也疏書序九共九篇馬融法云共法也與傳訓

拱之拱則詩共字古本或作拱駿訓大大猶廣也爾雅

厖大也詩正義引厖厚也或所見本異也說文厖石大

也厖有大義厚亦大也綴旒駿厖皆二字平列同義傳

訓為表章大厚義竝相近表章者言法度章明大厚者

言章明之法度又能篤厚而行之也荀子榮辱篇先王

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賢

愚能之厚薄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賢
祿多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
謂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詩作恂蒙竝字異義同
○龍和酌同和與上章休同意箋易傳作寵吳江潘眉
云不震不動不難不竦二句當在敷奏其勇之上與上
章一律案家語弟子行篇引詩不難不悚敷奏其勇是
王肅本不誤此亦一證大戴禮龍作寵句有誤奪疑出

後人改之也釋文敷本作傳大戴禮作傳敷傳聲同震亦動也不震不動言不震作動搖也爾雅難竦懼也說文難竦皆敬也難謂之敬又謂之敬又謂之懼恐亦懼也不難不竦不恐懼也總亦聚也釋文總本又作鬻烈祖傳鬻總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傳武王湯

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苞有三槩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苞本槩餘也有韋國者有顧國

者有昆吾國者疏般本紀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當作伐如詩六月帛茂左傳精茂爾雅繼旆曰旆今字

皆改作旆則此詩旆字本作伐伐誤為旆又改為旆耳

荀子議兵篇引詩作武王載發影元鈔本韓詩外傳亦

於旆因又於傳文玉篇增旆旗也三字不知繼旆之旆獨擅旗名見

於六月旗為九旗統稱不得以繼旆之旆獨擅旗名見

矣釋文於旆下不云旗也或唐初毛傳尚不誤箋云於

是有武功有王德及興師出伐鄭所據毛詩作伐今箋

興師出伐上亦誤衍建旆二字矣虔固韓奕同謂其用

兵之固也曷害苑柳同荀子及漢書刑法志引詩作曷

過與曷同淮南子覽冥篇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曠

目而擣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與傳害訓同○

苞本指夏桀劉德注漢書敘傳引詩作包有三柝爾雅

柝餘也柝與槩同餘者讀為杞夏餘之餘三槩指韋顧

昆吾三國釋文引韓詩云槩絕也毛韓訓異而意同莫

遂莫達不遂達也大明天位般適使不挾四方傳挾達

也義與此同玄鳥傳云九有九州也截治也九有九截

言湯征伐以治九州也晉書樂志四廂樂歌九域有截

本韓詩○韋豕韋襄二十四年左傳范宣子曰咎句之

祖在商為豕韋氏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陶唐氏後有

特三十

齒

遷魯縣之後范勾之祖在商為豕韋氏之先其間豕韋
皆彭姓為君箋云韋豕韋彭姓是也今河南衛輝府滑
縣東南五十里有廢韋城○鄭語祝融後入姓已顧
箋云顧已姓也哀二十一年左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
顧即此地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有顧城漢書古今
人表作鼓○鄭語昆吾為夏伯已姓昆吾顧昆吾同姓
也昆吾國即衛帝丘帝顓頊之虛夏后相亦居茲乎在
相為寒泥子燒所滅而少康邑諸綸是衛本相都夏道
既衰昆吾伯當在相滅之後許乃在先也昭十二年
滅之後則昆吾居衛在後而許是宅服注云昆吾曾居
左傳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許在封衛後至湯伐時昆吾在
許地是也或謂昆吾遷許在封衛後至湯伐時昆吾在
許誤也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州治是地○書序伊尹
相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湯既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
湯歸自夏至于大坳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孔傳以為
桀都安邑後儒皆依孔說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吳起
對魏武侯曰晉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為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
大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

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近儒金鶚考水經伊水過伊
闕中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洛水東過洛陽縣南又東
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國語伊洛竭而夏亡則桀時
事也以為桀都在今河南府洛陽縣之一證與案夏商
之際昆吾最強盛顧在河南府洛陽縣之東豕韋在
界內連屬密邇湯伐韋顧鋤其與黨而昆吾已成孤國
之形斷非望西南而征許州也湯為諸侯時居南亳即
今河南歸德府附郭商邱縣地書疏載或說陳畱平邱
縣有鳴條亭即今河南開封府陳畱縣地洛陽在商邱
之西北必徑陳畱陳畱當即古桀都之西郊也湯自商
邱舉師桀必自洛陽出兵相迎故於陳畱交戰書序云
戰于鳴條之野猶武王與紂戰于姆之野耳夏本紀以
為桀走鳴條非實錄也湯雖戰勝桀國未亡故序云遷
社不可也桀因敗績而走定陶定陶故三股國故序云
湯從之伐三股也開州在定陶北擊梓相聞昆吾與桀
遂同日滅也于是夏桀已亡湯歸商邱即天子位故序
云湯歸自夏復亳也此因言桀都
洛陽而於湯伐情形可攷之如此

管在中葉有震且業傳葉世也業危也允也天子降子

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

疏葉從業聲業從世聲故葉世同訓震動也業猶業業

正義云孟子云湯以七十里契為上公當為大國過百

里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

十里耳案此即中世震危之義也○經傳多言伊尹少

言阿衡故傳以伊尹釋阿衡也說文伊下云殷聖人阿

衡說本毛傳漢書王莽傳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大宰采

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此與箋合阿衡為

官名則伊尹或為氏號矣殷本紀索隱引孫子兵書及

墨子楚辭竝云伊尹名摯爾雅左亮也助與亮同義

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書大傳云

堯為天子舜為左右又云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

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為左右竝與

詩左右同箋云商王湯也何休注文二年公羊傳云禘

所以異於裕者功臣皆祭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殷武祀高宗也疏

詩中始終敘高宗法成湯之事功亦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傳撻疾意也

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采淡哀聚也有

截其所湯孫之緒疏

古滑秦字作達讀如撻達與疾義相近釋文引韓詩撻達也撻即達

之假借字毛韓意同高宗都亳殷則稱般撻伐則稱武

故傳謂般武為殷王武丁也云荆楚荆州之楚國也者

荆州名楚國名詩中或稱荆或稱楚一也莊十年穀

梁傳荆者楚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僖四年

公羊傳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僖四年

楚叛般至此乃疾伐之也○采即突之隸變說文穴部

意於烈祖成湯也下
文因追敘成湯之業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傳鄉所也皆有成湯自彼氏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疏居猶其也鄉所采

鄉者何也鄉其居也是所與居同義○上言荆楚下言

氏羌互詞皆謂成湯時也呂覽異用篇云湯見祝網者

置四面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漢南之國間之曰湯之德

及禽獸矣四國歸之新書匈奴篇亦云湯祝網而漢

陰降案漢南之國即荆楚也漢書匡衡傳言成湯懷鬼

方蕩傳鬼方遠方也氏羌西方最遠之國湯懷鬼方則

氏羌在其中矣漢書五行志武丁外伐鬼方以安諸夏

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

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范曄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

即詩之氏羌李注文選楊雄趙充國頌引世本注云鬼

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為西零漢臨羌西北塞外有

僊海鹽池莽曰鹽羌即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為西戎

之證賈捐之傳亦云武丁地而不過氏羌此就三家詩

說武丁亦有事於氏羌也海內經汲冢古文及孔晁注

逸周書王會篇竝謂氏羌為一種唯呂覽義賞篇氏羌

之民其虜也高誘云氏與羌二種夷民案高說是也漢

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破羌隴西郡羌道氏道廣漢郡

甸氏道剛氏道蜀郡湔氏道又西南夷傳夜郎滇邛都

若都并驪白馬皆氏類也蓋自秦隴之西北連匈奴

羌其一也而秦隴之西南南近巴蜀若今階州以西至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傳辟君適過也疏辟君蕩同箋云來辟猶來王也承

辟非傳義○適讀為謫北門傳謫責也說文謫罰也桓

十八年左傳注謫遣也義竝相近釋文引韓詩適數也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稼穡匪解箋謂敕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臣工篇諸侯助祭遣於廟其詩云嗟求如何新畚卽此意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

疏節南山傳監視也嚴讀為儼爾雅儼敬也荀子儒效

言天之命在視下民湯於是敬天之命以施愛於下民也○抑傳云僭差也襄二十六年左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僭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

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濫不僭也案詩言不僭不濫左傳傳

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案詩言不僭不濫左傳傳釋之以賞不僭刑不濫毛傳正本左傳也又哀五年傳引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傳兩引詩皆作怠皇獲天福命以多福皆渾括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二句之辭後漢書黃瓊傳云詩詠成湯之不怠違違

俗字封大
烈文同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傳商邑京師也赫赫厥聲濯濯厥

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疏傳謂商邑猶周之京師白

殷曰商邑周曰京師說文邑國也商邑即商國為邦畿

內四方為邦畿外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傳中國京

師也四方諸夏也文義正同李賢後漢書注引韓詩文

云翼翼然盛也左思魏都賦翼翼京室翼翼亦盛大之

義極中也中土中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成湯都亳

宅四方之中以著聲靈之盛大也詩述聞載後漢書樊

準傳後魏書甄瑗傳白帖七十六兩引韓詩及荀悅漢紀元帝紀載匡衡疏引齊詩竝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鄭箋兼用三家義○生民傳赫顯也重言曰赫赫文王有聲傳濯大也重言曰濯濯保安也後世所生之子孫漢書匡衡疏引詩而釋之云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之伐國都亳末章頌高宗與首章相應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斲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桼旅

楹有閑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桼長貌旅陳也寢

成孔安傳寢路寢也疏文選洛神賦陵景山李善注稱

七里攷今河南偃師縣有緱氏城縣南二十里有景山

即此詩之景山也昭四年左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蓋

亳湯都名而亳有景山亦稱景亳楚語云管殷武丁能

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但亳也說文丸園也易

南詩詠陟彼景山此即自河而但亳也斷言景山松柏遷徙

直者園之意○遷訓徙是斷是遷言斷景山松柏遷徙

之以供材用猶之公劉徙豳而涉渭以取厲銀也虔與

劫聲義相近傳云敬者揆下文作寢立訓縣作廟翼與

虔為敬猶翼翼為敬也方斲是虔者言或斲為桷或斲

為楹皆持事能敬也白帖松柏類引詩作桼段氏說桼

即挺之俗字說文木部引詩作桼淺人驪入者也手部

挺長也正用商頌傳闕宮傳云桷榱也堂高數仞則榱

題數尺故云長兒也旅讀為臚賓之初筵傳亦云旅陳

也逸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咸有旅楹孔注旅列也陳

與列同義明堂位制文選魏都賦旅楹閑列注引韓詩

楹旅楹皆明堂之制文選魏都賦旅楹閑列注引韓詩

章句云閑大也○傳釋寢為路寢闕宮傳路寢正寢也

桓譚新論云商人謂路寢為重屋漢書五行志云前堂

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考工記般

人重屋周人明堂然則重屋明堂大廟大室路寢正寢

詩三十

卷之

文選洛神賦陵景山李善注稱

河南郡圖曰景山在緱氏縣南

緱氏城縣南二十里有景山

商湯有景亳之命蓋

亳湯都名而亳有景山亦稱景亳

楚語云管殷武丁能

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但亳也

說文丸園也易

南詩詠陟彼景山此即自河而但亳也

斷言景山松柏遷徙

直者園之意○遷訓徙是斷是遷言斷景山松柏遷徙

之以供材用猶之公劉徙豳而涉渭以取厲銀也虔與

劫聲義相近傳云敬者揆下文作寢立訓縣作廟翼與

虔為敬猶翼翼為敬也方斲是虔者言或斲為桷或斲

為楹皆持事能敬也白帖松柏類引詩作桼段氏說桼

即挺之俗字說文木部引詩作桼淺人驪入者也手部

挺長也正用商頌傳闕宮傳云桷榱也堂高數仞則榱

題數尺故云長兒也旅讀為臚賓之初筵傳亦云旅陳

也逸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咸有旅楹孔注旅列也陳

與列同義明堂位制文選魏都賦旅楹閑列注引韓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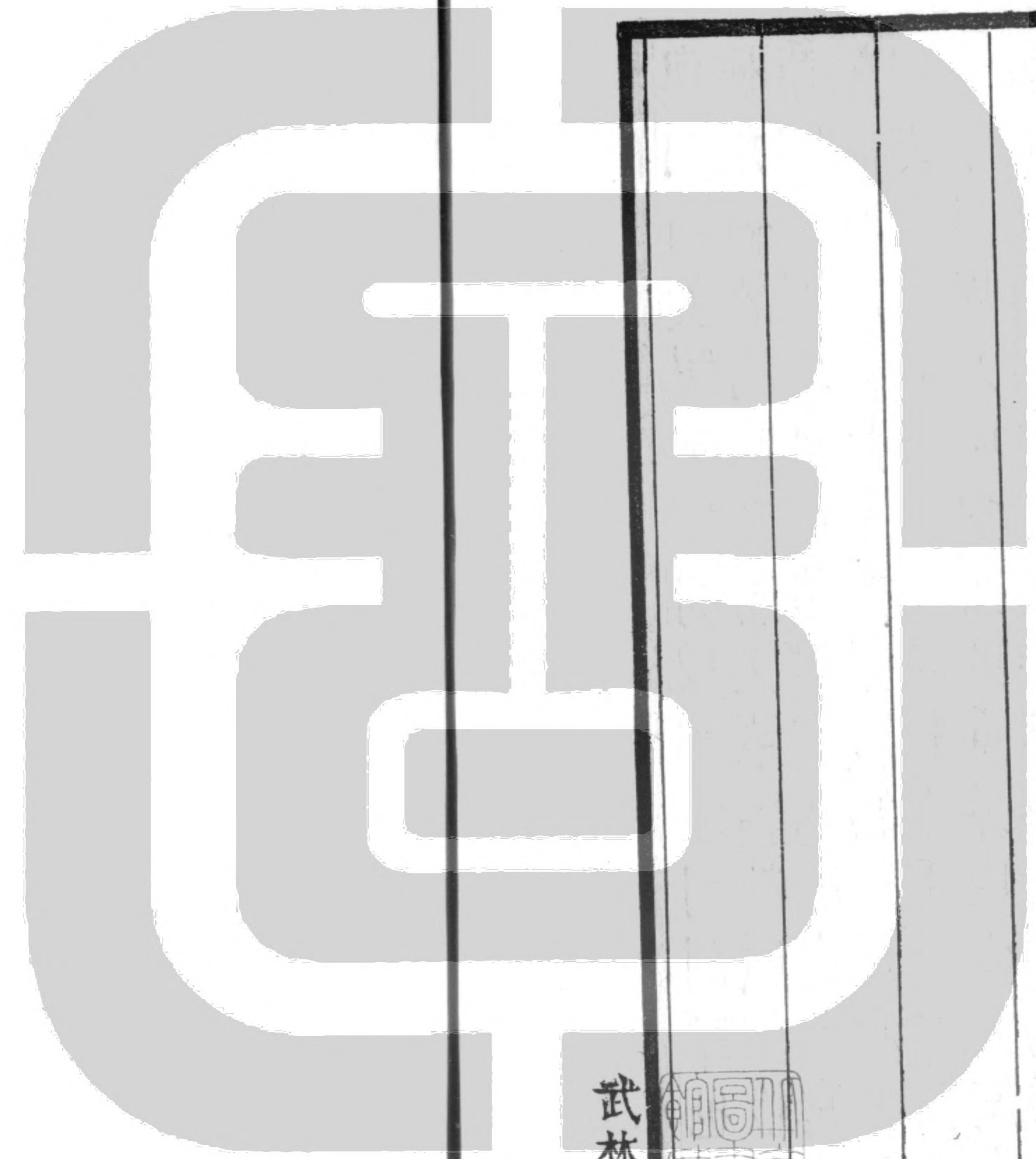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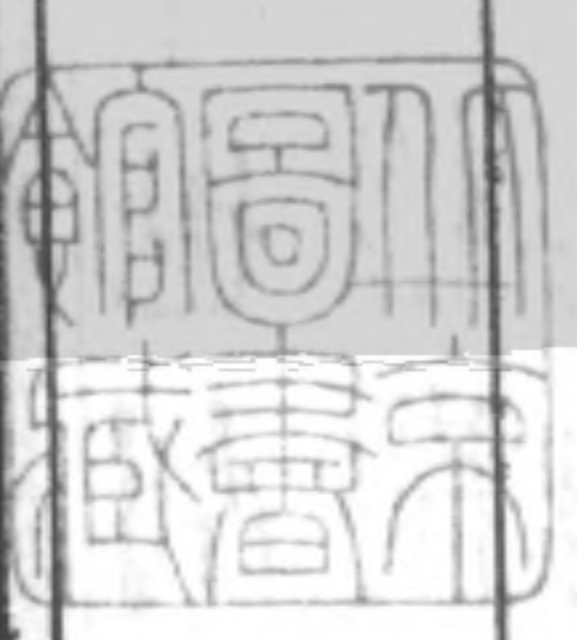
楹旅楹皆明堂之制文選魏都賦旅楹閑列注引韓詩

詩三十一

卷之

卷三十終

武林愛日軒朱兆熊鑄



聖